

不要愛世界(倪柝聲)

目錄：

- | | |
|--------------|---------------|
| 01 這世界的背後 | 02 遠離神的趨勢 |
| 03 世界已埋水底 | 04 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 |
| 05 區別 | 06 世上的光 |
| 07 與世界分離 | 08 彼此扶持與互相激勵 |
| 09 我的律法在他們心上 | 10 來世的權能 |
| 11 奪回被擄掠的 | 12 與世界的分別 |

這世界的背後

讀經：「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
(約十二 31~32)

這些話是當主耶穌在盡祂的職事時，在一個重要關鍵時刻所作的宣告。祂被許多熱心的群眾簇擁，進了耶路撒冷，幾乎就在那時，主借用一個比喻，隱隱約約的說出祂將要捨命的事，隨即有聲音從天上來，印證主的宣告(約十二 24, 28)。主藉，這兩面重要的說明，將祂自己啟示出來。這番話對於那許多去迎接祂、跟隨祂進耶路撒冷，並喊，說「奉主名來的以色列王是應當稱頌的」這些人，到底有甚麼意義？對大體的人而言，主的話表示對他們的寄望是完全相反，對於那些較能深思的，不久就要看見主這些話正是一個即將應驗的預言，是預先說到祂的死，將如同一個罪囚一樣(約十二 33)。

主的話雖然從一方面來說，打破了他們的幻想，卻在另一面，代之以一個穩固、牢靠又奇妙的指望。因為主的話無疑是宣告：政權即將徹底轉變，這轉變的徹底，是遠超過所有猶太愛國人士所曾想望過的。這裏的「我……」和上文所說的構成了強烈的對比，就是人子和祂的對頭(今世之王)的對比。這一粒神的麥種，藉，十字架順服以至於死，使得今世恐怖的極權統治，隨，它那驕傲的統治者之敗亡而終結。又因，祂的復活，公義將代之掌權，人在那公義的王權下，甘心樂意的歸順於祂。因，愛的繩索，眾人的心都被吸引，不再歸給在審判之下的世界，乃歸給人子耶穌。祂從地上被舉起來，雖是為，受死，卻因此被高舉得以掌權。

【甚麼是「這世界」】「地上」正是發生此一轉變，並帶進無比結果的舞臺，而衝突的點，乃是在「這

世界」。這就是我們所要默想的，我們要從新約聖經中的一個重要的希臘字——Kosmos——來看它的意義。英文譯本除了下面所提起的例外之外，一律譯成「這世界」。(另有一個希臘字 Aion 也常被譯成「這世界」，它含有時間的因素，所以更宜譯成「這世代」。)

我們該花一點時間從新約希臘文字典，就如格林姆氏(Grimm's)所著的，來看這一個字，就可以看出 Kosmos 在聖經中的意義非常廣泛。首先，我們從古典希臘文中可以看出它原初的意義包含兩件事：第一，指一個和諧的秩序或安排；第二，指妝飾。後者在新約聖經中以動詞的形態出現，Kosmeo 意思是妝飾，就如聖殿是用許多美石妝飾的，還有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路廿一 5；啟廿一 2)。彼得前書三章三節裏面就有上面所提起的例外，繙譯的人將 Kosmos 也譯成「妝飾」，與五節裏面的妝飾(Kosmeo)相符合。

看過古典的希臘文，我們再來看新約的作者，你會發現他們對「這世界」(Kosmos)的用法不外下列三類：

一、頭一類是指物質的宇宙或地球，就如使徒行傳十七章二十四節中保羅說：「創造宇宙和其中萬有的神。」此外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五節及其他地方也曾用過；還有「創世以來」(原文是世界的根基)，約翰福音一章十節說：「祂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祂造的」；還有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節，「你們往普天下去」也是。

二、Kosmos 的第二類用法又分為兩方面：

(一)它指居住在這世上的人，就加約翰福音一章十節的：「世人卻不認識祂」；三章十六節的：「神愛世人」；十二章十九節：「世人都隨從祂去了」；十七章二十一節：「使世人可以相信」。

(二)從第一方面引伸出一個意義，指遠離神並與基督為敵的全人類，就如希伯來書十一章三十八節：「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約翰福音十四章十七節：「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十四章二十七節：「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十五章十八節的：「世人若恨你們……」

三、在聖經中 Kosmos 的第三類意義，乃是指這世上的事，諸如這世界上的物質、利益、財富、宴樂等等，雖然是虛空又多變的，卻能激起我們的慾望，並吸引我們離開神，因此這世界上的事，最能攔阻我們向基督。就如約翰壹書二章十五節說：「世界上的事」；三章十七節的「世上財物」，這裏所用的 Kosmos，不單指物質的，也包括那些抽象的或意識的，靈界的和道德的，或不道德的。因此哥林多前書二章十二節有「世上的靈」；三章十六節有「有這世界的智慧」；七章三十一節「這世界的樣子」；提多書二章十二節「世俗的(Kosmikos)情慾」；彼得後書一章四節「世上……的敗壞」，二章二十節，「世上的污穢」，約翰壹書二章十六、十七節，「凡世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今生的驕傲，都要過去」。所以雅各要基督徒「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一 27)。

【世界背後的故事】 讀經的人只要稍加注意，很快就會發現，Kosmos 一字是使徒約翰最喜歡用的字，以上所引的經節正說明此點，同時我們也是由於他的幫助，才能有一個進一步的結論。

上面所說關於「這世界」三方面的定義：一、物質的全地或宇宙，二、地上的人，三、地上的事物，雖能使我們從不同的角度來看世界，卻仍未摸到隱藏在這世界背後的故事。古典的希臘文 Kosmos 一字乃是指一個有秩序的組織或安排，這一解釋足已幫助我們摸到一點，世界背後還有故事。我們藉摸

得·的事物碰見了摸不·的東西，我們碰見了一個有計劃的系統或制度，在這個系統或制度裏面，一切都井然有序，功用配合得十分緊密。

關於這一個制度，兩件事必須加以·重的說明：

第一，從亞當為那惡者開了門，讓牠進到神的創造裏那一天起，這世界的秩序就顯出與神為敵的光景。這世界不認識神(林前一 21)，恨基督(約十五 18)，並且不能接受真理的聖靈(約十四 17)；他們所作的事是惡的(約七 7)，因此「與世俗為友的就是與神為敵了」(雅四 4)。所以主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約十八 36)。「我已經勝了世界」(約十六 33)。「使我們勝過這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信祂)」(約壹五 4)。從我們所引約翰福音十二章的話來看這世界，就知道這世界是在審判之下。神對這世界的態度是從不與之妥協。

第二，同一節聖經又清楚的說出那整個的制度是受·一個思想支配的。約翰一再的說到「這世界的王」(約十二 31，十四 30，十六 11)。他在書信裏將牠描寫為「那在世界上的」(約壹四 4)，與之相對抗的有真理的聖靈住在信徒的裏面。約翰說：「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約壹五 19)。撒但是一個背叛的世界的統治者(Kosmokrator)——這字在新約聖經中只用過一次，以複數出現，是論到管轄這幽暗世界的眾君(弗六 12)。

因此世界這一個有秩序的制度，乃是由它背後的統治者撒但所管轄的，約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節所記載主的話，說到這世界受審判，所指的世界並不是物質的世界，也不是指世人，因為以他們而論，審判尚有待於將來。這裏所說受了審判的世界，乃是指這個緊密的世界秩序，撒但是這世界的創始者，也是它的頭。所以正如主耶穌的話清楚所指明的，那受審判的乃是牠，牠是這世界的王，牠已經受了審判(約十六 11)，要永遠被趕出去。

【要認識這世界】聖經使我們對周圍的世界有更深的認識。的確除非我們能看見在屬物質的背後那看不見的權勢，我們就難免常常受欺。

這些思想能幫助我們更認識前面所提起的，彼得前書第三章中，使徒將辮頭髮、戴金飾、穿美衣，這些外面的妝飾(Kosmos)，和在神眼中看為極寶貴不朽的妝飾，就是裏面存·長久溫柔安靜的心對比。由此可以推想前者在神眼中毫無價值，是必朽壞的。我們能否接受彼得對這兩種妝飾的評價，全視我們是否真看見他話的真實意義。彼得的含意是，在那些辮頭髮、穿美衣、戴金飾等等妝飾的背後，有一個權勢在左右·這些，正為·牠的目的而工作；因此切勿被那勢力所掌握。

我們必須自問，是甚麼動機使我們與這些事發生關係？可能並不包含情慾的因素，我是無辜的，我只不過想在審美的觀點上得到一種和諧的美麗和滿足。這樣作在實質上可能並無重大錯誤，但是你我曾否看見，因·這件事我們摸·了甚麼？我們摸·了在看得見事物背後那緊密的制度，這制度正是神的仇敵所控制·的。為此我們必須儆醒。

聖經一開頭就說到神創造諸天和地。當時祂所創造的世界並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這樣子。我們從聖經中世界一詞的意義，可以看出這世界曾經過一些變遷，到了新約裏面(雖然在詩篇和先知書裏面已隱約的提到)，世界才完全形成一個含有屬靈意義的組織。我們可以看出那發展的原因。在人墮落之先，世界所包含的只不過是地面和其上的人，以及地上的事而已，那時候的世界還未成為一個系統化的世界。

(Kosmos)。因·人的墮落，撒但就趁機進入，照·牠的計劃，將地和地上的事，編組成系統，就是我們所說的世界。所以原初屬物質的地，與經撒但編組而成系統化的世界毫無關連，人也是如此；但是撒但抓住了人犯罪的機會，利用人替牠開門，將牠所要建立的組織帶了進來。從那時候起，地是屬於這世界，人也是屬於這世界了。因此我們可以說，墮落之先只有地，墮落之後才有世界；到主再來的時候只有主的國度。世界是屬撒但的，國度乃是屬於主耶穌，今日乃是主的國度要取代這世界，並且將來要完全取代。那非人手所鑿的石頭，打碎人驕傲的偶像時，這世上的國，就要成為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但二 44-45；啟十一 15)。

【這世界的事】政治、教育、文學、科學、藝術、法律、商業、音樂等等，正是構成這世界(Kosmos)的事，而這些事又正是我們天天所遇見的。這些事一旦從世界中除去，由這些事編組而成的系統就不復存在。歷史告訴我們，這些事都各有長足的進步，但是問題在它們的進步究竟朝·那一個方向？這種發展最終的目標到底是甚麼？約翰告訴我們，時代的末了，敵基督要起來，在這世界上建立牠的國度(約壹二 18、22，四 3；約貳 7；啟十三)，這就是世界發展的方向。撒但今天正利用今世的物質、世人和世事，要把這些事歸結成一個敵基督的國度。到了那時候，這世界的制度達到了高·；那時，這世界的每一分子都將顯出與基督徒為敵的面貌。

你在創世記裏讀不出伊甸園中曾有甚麼技術，也未曾提到過機械工具。等到墮落以後，該隱的子孫中有打造銅鐵利器的。人如果在幾個世紀以前，說在所使用的鐵器中，已經看見敵基督的靈，很可能被認為是無稽的幻想。其實多少年來，刀劍早已和犁頭公開的互爭短長了；到了今天，金屬在人手中已成為殺人的惡毒利器，技術和工業之被濫用，已愈過愈明顯了。

音樂和藝術也是如此。彈琴和吹簫也是起源於該隱的家族，到了今天，撒但正藉·人污穢的手越過越表現藐視神的傲慢。在世界許多地方，我們很容易找出，繪畫、雕刻和音樂與拜偶像之間的密切關係。所以毫無疑問的，那一天正在臨近，敵基督的性質將藉歌唱、舞蹈、戲劇和視聽器材公開展示。

至於商業，它和世界的關連更是值得我們注意。撒但是頭一個奸商，將牠的詭計推銷給夏娃。以西結書二十八章用表號的說法，論到牠原初的性質，我們讀到：「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貿易增添貲財，人因貲財心裏高傲」(5 節)。我想這一點無須多加論證，人大多可從經歷中承認商業中的性質，因為撒但是商業的起源。這一點以後還要多說一些。

那麼教育又怎麼樣呢？許多人都願為教育辯護，說教育是有益無害的。再說，我們的子女豈能不受教育？但是教育和商業或技術並無不同，也是今世事物的一環，它也是從善惡知識樹長出來的。許多基督徒是何等迫切的盼望，要保證我們的孩子們不受那些世界明顯毒害的摧殘；但我們又不得不使他們受教育。我們當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一方面他們不得不接觸實質上是屬世界的教育，而另一方面又能保守他們不受這龐大世界制度的危害？

科學又怎樣呢？同樣是構成這世界(Kosmos)的一個單元，它同樣是知識樹的果子。當我們進入科學的範疇去探索物質世界的本質、人類的本質，立刻會引起一個問題：這些科學的研究、追尋和發現，應否有一止境？在知識的領域裏，有益和有害的分界線究竟何在？怎樣才能在追求知識的事上不陷身於撒但的網羅？

這些是我們必須深入尋求的。我知道必然有人會說我說得太過了，但為了要把這問題看得透徹起見，我們必須從這裏看起。因為「人若愛世界，父的愛就不在他裏面了」(約壹二 15 直譯)。最後，當我們摸・這世界的事時，我們總要問自己說，這件事對我和父之間的關係影響如何？

時候一到，我們不得不進到世界裏面去，並和它有接觸；今天的世界也會來找我們，使我們無法不和它有接觸。今天遍處有一個勢力要俘擄人。你曾否感覺世界的勢力的龐大？人今天最愛談論的，你充耳所聞的，豈不就是錢？今天你終日所想的，是否就是吃甚麼，和穿甚麼？你無論到甚麼地方去，人最熱衷談論的題目也是這些。連基督徒也不例外！這世界竟然猖狂到一個地步，甚至擴張它的勢力到教會的門口，連聖徒也要管轄！從來沒有一個時刻像今天這樣危急！惟有對基督十字架能力的認識，才能拯救我們脫離這世界的權勢。

以往我們常常說到罪和天然的生命，我們很容易看見它們在屬靈事上所帶進的後果。但我們很少認識，當我們一摸・這世界，在屬靈境界中所引起的後果！在這世界的背後，那屬靈氣的勢力，正憑藉・這世界和其上的事要誘人進入它制度的網羅，神的聖徒不僅要謹防罪惡，還得提防這世界的王。神今日正在建立祂的教會，要使它達到完全，好讓基督能在宇宙中作王。同樣，神的對頭也正在建立這世界的制度，最終要達到使敵基督掌權的・顛。我們當何等儆醒，免得在不知不覺中作了撒但的幫助，建造那必遭毀滅的國度。當我們面臨取捨和選擇的時候，我們所注意的，不該僅僅是好壞或損益的問題；我們當查問的是：這事是屬於這世界的呢，還是屬神的？因為這宇宙中只有一個爭戰，所以每當兩件衝突的事擺在我們面前時，取捨的後果非同小可，若不是使神有所得・，就是撒但的收穫。—— 倪柝聲《不要愛世界》

遠離神的趨勢

我們都曾作過罪的奴僕，所以提到罪惡的事很自然的相信它們是出於撒但；但我們是否同樣的認清，這世上的一切事也是出於撒但呢？我相信許多人對於這一點還懷・不同的思想。但是聖經卻那麼清楚的說：「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約壹五 19)。撒但心中很明白，一般來說，用明顯的罪惡去引誘真基督徒常是徒勞無益的，他們通常會看出那些事的危害而遠避它。所以牠就用巧計佈置了一個誘人的網羅，使許多無知失察的人陷身其中。對於情慾和罪惡，我們常能避，但是對於那些似乎是無害的科學和教育，我們往往就失去了評價的標準，不知不覺的陷身在仇敵的網羅裏，成為它的擄物。

【這世界在審判之下】但是主曾清清楚楚的向這世界宣告了祂的審判，因為這世界已經與神的旨意脫節。主說：「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顯然凡是構成「這世界」(Kosmos)的，都在審判之下，倘若「這世界」不是在根本上已經錯失，主就不會如此加以審判。主接・又說：「現在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主這樣說，不只・重的說出撒但和這世界系統之間那緊密的關係，而且說出這世界的被定罪與這世界之王的被趕出去是相連的。我們是否承認，撒但就是今日教育、科學、文化、藝術的主，而這些和撒但一樣，已經註定必要敗亡呢？我們已否認定，撒但正是那操縱・構成這世界系統之事的幕後主人呢？

當人一提到跳舞廳或夜總會的時候，基督徒立刻有一種直覺的反對，我們認為這些十足是「世界」；若從另一個極端來看，當人討論的題目是醫學或社會服務時，我們可能毫無不良的反應。這些事往往得到我們的讚許，甚至還加以熱心的支持。在這兩個極端的中間，有千千萬萬種事，它們或具有好或壞的影響，因·各人見解不一，很難劃一道分界線。但是我們要記得，神向「這世界」已經宣告了祂的審判，祂並不是向這世界的某一類事加以審判，不！凡屬這世界的都已經受了審判。

你可以在你自己身上作個試驗。比如你從事一項人所讚許的事業，有人對你說那是「世界」，你會被這話所動麼？也許你根本不把這樣的話放在心上。除非又有一個你十分尊敬的人直率嚴肅的向你指出：「弟兄，你在這件事上摸·了撒但！」否則我怕你不會有甚麼感覺，連引起你躊躇和不安也不會。當人對你說：「你接觸了教育」，或是「你接觸了醫學」，「你接觸了商業」。你有甚麼感覺？你反應的程度會和人說你接觸了撒但一樣麼？倘若我們真相信，甚麼時候我們一摸·構成這世界的任何事，我們就摸·了這世界的王，那麼當我們摸·其中任何一件事時，都不該沒有嚴重和深切的感覺：「全世界」——不是世界中某些部分——「都臥在那惡者手下」。千萬不要以為撒但只不過憑·人心中的罪惡和情慾來反對神，牠乃是藉·這世界的每一件事和神對抗。自然，你我都同意就·今世之事的本身來說，那是物質的，無生命的，並不具有為害人的能力，但是我們仍得看它們是抵擋神旨意的，因為這些事並不使我接觸神聖的生命。

創世記一章中，「各從其類」出現了多次，這代表繁殖的律支配·整個的生物界。但在靈界中卻不受這律的支配。人類世代相傳，父母生子女，但基督徒卻不是世代相傳，父母同為基督徒，也不能使他們的子女生來就是基督徒。人之得以成為基督徒，乃是因·神的作為。

這個原則亦可廣泛的應用在每一件人生的事務上。凡屬於人類天性的，都自然的流傳下去，但那些屬於神的，只在神繼續作工的時候才得以保持。而整個世界一直能繼續下去，無須神特別的作為。這世界和其中所有的，一直向·與神旨意相反的方向發展，這就是這世界的性質。關於這一點，我們要引聖經和基督徒的經歷來說明。

【這世界的性質】我們先從政治的範疇來看：舊約聖經給我們看見以色列百姓和以色列國是特別蒙神賜福的。以色列百姓為了要和列國一樣，所以求神為他們立王。先不說他們選立掃羅為王，我們都知道神在祂所定的時候，賜給他們一位祂為他們所選的王，要他照·祂的指示建立並治理以色列國。

雖然這件事很清楚是出於神的作為，但是事實證明以色列國仍沿·自然的趨勢，逐漸遠離神，「像列國一樣」。因為國是屬世界的，她與這世界的每一件事一樣，向·與神旨意相反的方向發展。世上任何國家，若聽任她發展，她必越過離神越遠，連蒙神選召的以色列國也不例外。當神的手向·她稍稍鬆開，她就隨風飄去，和拜偶像的國聯合。以色列國在她的歷史上曾有過中興，而每一次中興都是神伸手干預的結果。否則，她就在下坡路上直墜。

這種情形在商業上表現得非常明顯，甚至人已經絲毫不以為意。我想到誘人不誠實的試探和敗壞的勾當，以商界中最大。這是盡人皆知的，我們也知道在尖銳的競爭之下，要想保持誠實的貿易，正直的行為，那是何等為難！許多人甚至說這是不可能的。事實上要在商界中仍保持正直和誠實，惟有那些絕對投靠神的人才作得到。

我們可以從主的話來看兩等人的對比：一等人是賺得全世界卻賠上了自己的生命；而另一個買賣人，卻變賣了他一切所有的，去買一顆貴重的珠子。後者主用它作為天國的比喻(太十三 46)。歷世歷代神的靈常常感動買賣人跟隨那一個買賣人的腳蹤，步他的後塵。有不少知名的事業，它們的盈餘為·廣傳福音或其他達到神目的之途徑而使用。

我想起一個企業，是一個敬畏神的商人所開創。他知道向神的敬畏乃得神賜福，只有當人活在神面前時公司方存在；而商業上的機智與幹練，健全並有效的組織，本身也能將企業持續存留的。因此在這個企業的頭一個時期，藉·創辦者所供應的神聖生命，使那本屬世界的企業安穩在神的權柄下。但是到了第二個時期，原初的約束隨·創辦者的過去，已不復存在，這企業很自然的墜入世界的組織中，那是意料中的事。向神的敬畏早已消失，而企業卻繼續發達興旺。

我們來看最單純的農業。創世記中所記載原始的農牧，很說明了一些事。亞當墮落以後，迫得神不得不對亞當說：「地必為你的緣故受咒詛，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裏得吃的。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來，你也要吃田間的菜蔬。你必汗流滿面才得餬口，直到你歸了土」(創三 17-19)。伊甸園中果木扶疏，誰也不會認為農事或園藝有甚麼不當，因為那是出於神的定規。但是一旦脫離了神的手而任意發展，雖單純為農牧也同樣漸趨敗壞。人服在勞苦和失望的定罪之下，藉·勞苦而有的收穫也含有邪惡的因素。挪亞藉方舟得蒙拯救，是神偉大的恢復行動，藉·這行動全地又得以重新起始。但是曾幾何時，人又舊病復發，悲劇重演！挪亞作起農夫來，栽了一個葡萄園。他喝了園中的酒便醉了，在帳棚裏赤·身子。農業的本身當然沒有錯，但就在那時，已顯出它引人離開神的方向。只要聽任它自由發展，它就向·百分之百反對神的方向走。大家對各洲大陸的旱澇之災的慘況，想必都有印象！

但是神所耕種的田地——教會，和屬世的耕作之間有何萬丈的不同？藉·神的恩典和內住的聖靈，她如果響應在她裏面的生命，就能時時刻刻傾向神，走向神，縱然她偶因失迷而離開神，這生命也能喚醒她歸回。

再說教育，無論就聖經和我們的經歷來說，都能給我們看見一點它的地位。以象徵的說法來看，神之廢掃羅而立大·，正說明祂越過人看為出人頭地的人(掃羅的身量比眾民高過一頭)，而喜悅合乎祂心意之人。說得更認真些，像約瑟、摩西和但以理等人，他們的智慧曾蒙神分別重用於當代，而他們的智慧和悟性乃是直接從神領受的，並未假手於世俗的教育。而使徒保羅明明地把學問列在他所看為有損的萬事之中，因他以對主耶穌的認識為至寶(腓三 8 直譯)。他在今世的智慧和從神來的智慧之間劃了一道清楚的分界線(林前一 21-30)。

經歷更告訴我們學術界屬世界的情形；今日西方許多著名具有歷史的大學或學院，大多為當日基督徒所創辦，其目的在使青年人能在基督徒的影響之下受到良好的教育。當創辦人還在世的日子，因·他們將真實屬靈的內容充滿在學校中，所以教育得以保持在建校的根基上。但是等到創辦人一旦離世，原先支配學校的屬靈影響力也隨之消失，而教育自然就朝向唯物的世界潮流，愈過愈遠離神。有的學校需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才顯出這種轉變，因為掙脫宗教傳統並不是朝夕間的事，但這種演變的趨勢卻十分明顯，許多學校已經徹頭徹尾失去了創校之日所立下的根基。當一件屬物質的事還在屬靈的管轄之下時，它確能起一點它該盡的功用。一旦脫開了屬靈的管轄，在它背後的能力，立刻就顯出來。屬物質的事受物質的律所支配，而它發展的方向正是說出它屬世界的性質。

當代傳道事業的擴展，使我們能有機會，在此時此地從今日宗教組織來證實這原則。一個多世紀前教會所創辦的學校和設立的醫院，屬靈的氣氛十分濃厚，而目的純粹是為·福音。所以並不注意建築的美麗和雄偉，只求傳福音的目的能貫徹。過了十年或十五年之後，你若再到那裏去，看見學校或醫院顯著的擴大了，但得救的人反而不如從前多。到了今天，那些學校，已經純粹成為教育的中心，當日為廣傳福音設校的動機已無蹤跡可尋。同樣許多醫院今日已演變到只醫治人身體的疾病，根本忽略人屬靈的疾病。當日創設這些學校或醫院的人，由於他們自身緊緊與神同行，所以能使他們所創設的學校或醫院符合創設的目的；但是等到他們一過去，這些學校或醫院很快就落到這世界裏，去追求這世界的標準。這樣一來，這些學校或醫院就自然而然的置身於這世界之事的行列，對於這種光景絲毫不足為異。

我們看見使徒行傳在開頭的時候，由於一項偶然的事件，促使教會注意到貧苦聖徒的照顧。那件慈惠的工作顯然蒙神的祝福，但是要記得，它的性質是臨時的，也許你會詫異地說：「這工作若能一直繼續下去多好！」只有不認識神的人才會說這種話。倘若那時的慈惠工作一直無限期的延展到今日，它必然是已隨·初期屬靈影響的失去而變換了方向，成為這世界的事業，這是無法避免的。

因為神所建造的教會，與每一個時代中那些出於教會中聖徒個人的信心和異象所創立有價值的慈善工作和公益事業，二者之間有顯然的分別；後者的起源雖然也是由於聖靈的異象，但它自身就擁有持續下去的能力，而神的教會卻沒有這種能力。這些慈善公益事業，雖然是神的兒女所開創，但是一旦等到它們規模粗具，便可以經由世人來管理並維持，與開創時期那種必須憑藉信心的性質大相逕庭。

我再說，教會之得以存留，需要她無時無刻的依靠神，她永不能離神獨立。假定在一個城市中，有一個活的教會，經常有交通、禱告並傳揚福音，還在許多信徒的家中或地區有屬靈的活動。過了多年以後，你想情形會怎樣呢？如果神的百姓在信心和順從上忠心跟從祂，那麼那地的教會，就滿了主的生命、主的光和充滿了具有權能的神的話，且遠超過以往；反之，她若向神不忠，違背了主所給他們的異象，她同樣可能成為宣講無神論的所在，而昔日的教會已不復存在。因為教會的存在需要神生命不斷的注入，時時刻刻的灌溉，她不能片刻與神的生命脫節。

假定在那城裏與教會有關連的還有一所學校，或者是一所醫院，一個出版社，或者是一些慈善事業，都是那教會之信徒本·信心所開創的。如果這些事業已經持續了十年，也沒有別的公私團體起來接替它們的工作，社會需要這些事業的服務，那麼它們可能仍然服務得有聲有色，依然獲得社會的讚許。因為只要具有普通才幹的管理，它們的業務就能蒸蒸日上，無須神生命的新鮮輸入。它們和這世上任何事業已經毫無二致，它們的存留根本不必靠神的生命，它們早已包括在現在這世界受審判的判語之下了，因為它們早已屬於這世界。

【這世界的事】假若我問你「貴幹」？而你的回答是「業醫」。很可能你除了珍視解除人間疾苦的終身職志之外，對於你所處的境遇，絲毫不覺得有任何危險。我若告訴你，醫務工作不過是撒但控制之下這世界系統的一環時，教會有甚麼感覺呢？如果你是很有追求的基督徒，對我所說的話也很認真，因此大為吃驚，你的反應可能是後悔作了醫生，覺得不如改行更好。這不是辦法。你可以仍舊作你的醫師，只是你要小心，因為你的腳正踏在仇敵所控制的疆土上，除非你時刻儆醒，否則你遲早會落到牠

的詭計之下，成了牠的俘虜。

或者你是作工程師的、辦農場的、開印刷廠的，同樣你也要當心，因為這些也是這世上的事，和開設娛樂場所，涉足不良之處同樣危險。除非你謹慎戰兢如履薄冰，否則遲早你必落到撒但的陷阱裏，失去作為神兒女所享有的自由。

那麼你一定要問說，我們怎樣才能蒙拯救，而不被纏住呢？許多人認為逃避這世界的途徑與奉獻有關，需要更新，將自己獻上，將自己更完全的交給神，為神的事活。我要說：「不！」因為脫離世界是救恩的問題。我們按天性來說都在撒但系統的陷阱裏受困，若不是神的憐憫，無人能以逃脫。我們的奉獻不能救自己，我們所依靠的是祂的憐憫，惟獨祂救贖的工作，才能救我們從世界的陷阱中出來，祂足能拯救我們。下一章我們要來看祂怎樣救我們，神能將我們的腳安置在磐石上，使我們不至於滑跌。神且能幫助我們，照祂的喜悅，使我們所從事的行業為祂的旨意所用。

但是讓我再重複的說：「這世上的事」自然的趨勢是向撒但而去的，它是越過越遠離神。縱然有些事是出於屬靈的人，它們的目的且是為神的，但是一旦失去了原先所有的神聖生命之約束，會立刻自動改弦更轍，朝月一個方向而去。無怪撒但的眼點是在世界的末了，因為牠知道，到了那時候，凡是這世上的事，都要回到牠手中。就是現在，這世上一切的事也正在面向牠而去，到了末世，牠預期必能達到牠的目的，但願當我們摸屬撒但系統的任何一點時，這個思想使我們得以清醒，免得我們不期然的幫助牠建立了牠的國度。——倪柝聲《不要愛世界》

世界已埋水底

讀經：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至十六節

「祂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許多人對這段聖經的後半覺得詫異，何以主耶穌不說信而得救的人應該受浸。相反祂說：「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我們常常把主所沒有說的讀到主的話中，結果往往對我們產生危害。每一句話主怎麼說，事情就怎樣，一點一畫都不能更改。如果這是事實，那麼只有那些對祂有了信心，又受了浸的才能得救。有的人就在這一點上感覺困惑。他們也許要抗辯說，你的意思到底是甚麼？請不要困惑，也不要怪我！這不是我說的，這是主的話。這次序是主自己定的，相信之後受浸，受浸然後得救。我們不可以把它顛倒為相信，得救，然後受浸，雖然我們寧願它是如此。主的話堅定不易，我們的分乃是留意聽從。

（有人對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節的話是否出於主表懷疑，對於這件事，我無意加以解釋。有一次，我在一個鄉村裏遇見一個姓陳的裁縫師，他有一本馬可福音，當他讀到這一段被人評論為並不屬於馬可福音的經節時，他卻相信這是主的話。當時那村莊裏沒有一個基督徒可以給他施浸。他該怎麼辦呢？接。他又往下讀，讀到二十節，看見神自己用神蹟奇事隨，證實祂自己的話，他覺得這就夠了。因

此他作一簡單的決定，要證實主在十八節裏所給的應許。他去看同村幾個患病的鄰居，經過禱告後，奉主耶穌的名為他們按手，然後就回家了。他告訴我，過了一段時間，他們都痊愈了，沒有一個例外。這件事使他大得鼓勵，信心得·堅定，當我遇見他時，他一面安安靜靜的作他的裁縫，一面忠心的見證主耶穌。如果他能這樣將主的話當話，信主說了就算數，我有甚麼理由不信？)

因此我再重複「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你們也許要對我說：「你一再這樣說，你是否要說受浸的重生？」不，這絕不是我的意思！主從來未說過信而受浸的就必重生；主既沒有這樣說，我自然用不·如此信。主卻明明說：「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所以我相信的乃是受浸的得救。

那麼問題自然就來到，主這樣說到底是甚麼意思？路加記載那些聽了彼得的勸勉說：「你們要救自己脫離這彎曲的世代。」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浸，彼得的話到底何所指？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必須問自己，我們所說的「得救」到底是甚麼意思。我怕許多人對於得救常常有一些不準確的觀念。許多人(幾乎是大部分)對於得救的觀念往往是指我們將來不下地獄，進入天堂；或者是指我們脫離罪惡，使我們過聖潔的生活，但是我們錯了。聖經裏面得救的意義遠超過這些。聖經裏面所說的得救，它所相關的事遠超過罪惡和地獄，或者是聖潔和天堂等等，它還與別的事相關。

【得救與世界】我們知道神所賜的各種美善的恩賜，乃是為使我們能應付並敵擋與我們為敵的邪惡。祂所以使我們稱義，因為我們在定罪之下。祂將永遠的生命賜給我們，因為我們在死亡之中。祂賜給我們赦免，因為我們有罪。祂使我們得救，又是為·甚麼呢？上面曾說過，稱義的對面是定罪，天堂的對面是地獄，赦免的對面乃是眾罪，那麼與得救相對的到底是甚麼？我們往下將要看見，得救的對面乃是世界(Kosmos)，它是和世界相對的。

撒但是基督的仇敵。牠藉·人的肉體，產生了今天地上這許多形形色色的事，我們沒有一個人不受這些事的牽連，無人能以倖免。整個世界的樣式，特別使父神心厭。我想大家都知道，宇宙中三個黑暗的勢力，就是世界、肉體和那惡者，正好與三而一神的三位格相對。肉體與保惠師的聖靈對敵，撒但敵擋主耶穌基督是主，而世界乃是敵擋那萬有的創造者父神。

我們所說的這世界(Kosmos)，它一直與父神又是萬有的創造者為敵。從聖經說「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這一句話中，我們能看出父為·祂永遠的旨意來創造，並且為此作工不息。遠在創立世界之前，父就在祂心中定意要在這地上建立一個秩序，這秩序的最高層乃是人類，他們能自由的彰顯神兒子的性質。但是撒但伸進手來，對此加以干擾。撒但以地作牠的跳板，人作工具，搶奪並竊據了神所創造的，使之以牠自己為中心，而彰顯牠的形像。因此，這一個與神原初旨意不同事物的系統或制度，乃是對神所定計劃，一個直接的反對。

所以我們今天面對·兩個世界，兩個掌權的範圍，它們的性質完全不同，且是對立的。以我們而論，今天所面臨的問題不在將來上天堂或下地獄，今天的問題是在我們面前有兩個世界，到底我們屬於那一個？是基督執掌王權的那世界，或者是站在它的對面，屬於那處處與基督為敵的事物？撒但是這事物實際的頭子。

因此與得救發生關係的，不單是個人罪得赦免，和逃避將來的地獄，它更是和我們從一個制度中出來有關。當我們得救的時候，我們就從一個整個的世界中出來了，進入另一個世界；主救我們，現在就

將我們從撒但為・向神旨意挑戰而建立的那整個組織的系統裏救出來。

這一個範圍，這一個包羅萬象的世界(Kosmos)以多方面出現。當然罪惡在其中位居首要，如世上的情慾；此外那些人所重視的處事標準和方式，也是構成這世界的成分之一。就如人類的思想、文化、哲學，都包括在內，再加上出之於人性那些社會和政治的崇高理想。

此外無疑的還有這世上的各種宗教，加上屬世界的基督教和屬世界的「教會」。無論在甚麼地方，人若仗・天然的能力掌管一切，你就看見這個世界的因素，這些正是受撒但直接鼓動的結果。

倘若這就是世界，那麼得救又是甚麼呢？簡單說，得救就是我逃脫了這些。我從構成這世界(Kosmos)那包羅萬象的事物中出來了。我再不屬於撒但款式的事物，我的心專在神心所關注的事物之上，我以神在基督裏那永遠的旨意作目標。既蒙拯救脫離了今世的一切制度，我就進入神在基督裏所定永遠的旨意。

「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主既如此說，主的意思也就如主的話一樣的明白。我因信接受主的話，又受了浸，因此我就成了一個得救的人。這就是得救。因此千萬不要小看受浸這件事，受浸是個大關鍵，關係極大。受浸的關鍵不亞於當我們置身於兩個互相激烈爭戰中的世界，我們從其中之一，被遷到另一個。

【受浸與世界分離】另有一段聖經中也說到受浸和得救的關係，就是彼得前書第三章，使徒彼得告訴我們說：「就是那從前在挪亞預備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時候，不信從的人；當時進入方舟，藉・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個人」(彼前三 20)。他說這水是一個表明，英文修訂本卻註說是一個預表。接・他又說：「這水所表明的洗禮，現在藉・耶穌基督復活，也拯救你們」(彼前三 21)。彼得說到這受浸，如今也拯救我們。彼得顯然是相信，我們藉・受浸得救，正如同挪亞一家藉水得救一樣牢靠。請記得，我不是說藉水重生，我也不是說受浸方得免去地獄之苦，或者方能脫罪。大家要聽明白，我們現在所說的乃是得救。它並不是一個空洞的名詞，它乃是基基本本的關係到我們和今日之世界制度的分離。

若要更清楚彼得的話，便要回過來看那事的來源。創世記六章到八章，那三章聖經如同一幅圖畫，有很深的意義。我們能看見，在挪亞的日子，整個世界已經敗壞了。原先是神所創造的地，因・人把自己服在撒但的權下而敗壞。罪惡既得以進入，立刻大肆放縱，到了一個地步，甚至連神的靈也不得不說：「夠了！情形已經演變到無可挽救的地步，只有將它交給審判和毀滅。」

因此神吩咐挪亞造方舟，他帶・全家和各種有血肉的活物進了方舟，然後有洪水來毀滅全地。洪水把方舟從地上漂起，水勢在地上極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沒了。凡在地上有血肉的，無論是人或獸都死了，只有在方舟裏面的蒙了保全。這裏的重要點並不在他們得以逃脫被洪水淹死的厄運，重點並不在這裏。這裏要我們看見主要的點乃在挪亞一家八口，乃是全人類中唯一從那敗壞的事物制度，就是那埋在水底的世界中出來的人。一個人的存亡就繫於此，出來的自然就活・，留在其中的註定已沉淪。出來就是得救，得救並非出來以後的結果。請大家注意，這裏有很重大的分別。所以甚麼是得救呢？得救乃是今天我們從那判定要滅亡屬撒但的世界中出來。

讚美神，他們出來了！怎麼出來的呢？經過水出來的。因此今天信而受浸的人，也是藉水得救，正像挪亞在方舟中經過洪水得救一樣。這段藉水得救的聖經，正好說出他們逃脫了今天的世界，他們從整

個事物的系統和制度裏面出來了，而這些今世事物的系統和制度，加上它的王，已經在神的定罪判決之下。我們特別要對今天要受浸的人說幾句話：『請你們記得！浸到水中的不單是你們；當你們進到水中的時候，整個的世界和你們一同進到水中。而當你們從水裏出來的時候，你們乃是在基督裏出來，是在那曾凌駕於波濤洶湧之洪水上的方舟中出來，而你們身上的世界卻從此長留水底。以你們而論，世界從此長埋水底，像洪水淹沒了挪亞時代的世界一樣。它在基督的死裏被制死，永遠不再復起。你們乃是藉·受浸作這樣一個宣告：「主阿！我把我的世界留在背後，你的十字架使我和世界永遠分開！」』（註：這篇信息釋放於一九三九年五月在倫敦的一次受浸聚會中。）

【新世界】用象徵的方法來說，當你們經過浸水的時候，每一件屬於往日世界系統中的事物，都被這水所切斷，再也不能回到你身上。從水裏出來的只有你們自己。以你們而論：從這水中出來乃是進入到另一個世界中，在這世界裏，你所遇見的乃是聖鴿和牠所擰下來橄欖樹的嫩芽。你們從審判之下的世界中出來，進到另一個滿有神聖生命新樣的世界中。

我要·重的再談一次，下到水中的不單是你們，你們的世界也和你們一同進到水中，而你們的世界從此就長留水底。從你們所處那新的地位來看，你們會發現這水一直淹蓋·你們從前所屬的世界。就是那救了挪亞和他全家的洪水，卻將曾是他們生活的世界淹沒了。因此同是這浸水，一面將你我擺在基督裏這得救的根基上，而另一面，也將整個屬撒但的事物體系埋在水底。這受浸不單是結束了你這亞當子孫個人的歷史，連你的世界也埋葬了，二者都死了，並埋葬了，無一能以復活。所以受浸乃是一切事情的總結。

這就是說，你不能夠將屬以往那個舊世界裏面的任何東西，帶到新的世界中。一切屬於原先境界中亞當裏的事物，已經留在浸水所代表的審判中，永遠不能回頭。以往也許你是一家商店的雇員，或者你作人的僕役，或者你是一個老闆、經理，或某一個事業的董事。今天你仍然作老闆，或是仍然作僕役，但是你們會發現，當你們一摸·神聖事務，當你們來到神的教會中，當你們來到服侍神的時候，這裏既沒有自主的，也沒有為奴的，既沒有雇主，也沒有受雇的。同樣可能你是一個猶太人，或者是一個外邦人；或者你是一個譽滿人間，受人尊敬的，或者你被人輕看，聲名狼藉，要知道你們都是在亞當裏。當你們一從這水裏經過，這一切有系統的事物全都成了過去，再也不回頭了。相反的你們看見自己如今是在基督裏，在此既沒有猶太人，也沒有希利尼人；既沒有化外人，也沒有西古提人，只有一個新人。你們乃是來到一個全新的境地，這新境地裏的事物，就是那橄欖樹和橄欖葉所象徵的，它的奧祕就是神聖的生命。彼得說：「這水藉·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也拯救你們」（彼前三 21）。這句話將得救描寫得多彩多姿。這裏也包含·你已經進入到神正在創造的全新境界。照·聖經的註解家說(參楊氏《聖經分析彙編》)：亞拉臘山的意思乃是聖地。姑不論亞拉臘山是不是聖地，我們感謝神，方舟乃是停在那裏，更新的大地上，又充滿了各種受造之物，正是象徵·一個新的創造。從基督的死裏面，神帶進一個全然是新的創造，與基督的復活聯合。祂帶我們進入這新造，你我如今都在這新造裏面。

也許你要問我說，我們若不受浸有沒有甚麼關係？對於這問題我只有一個答覆，受浸是主自己的命令(太廿八 19)，就是主自己也拒絕了施洗約翰的推諉，受了他的浸(太三 13-15)。彼得且說這受浸乃是一個見證，一個說明，見證我們在神面前有一個清潔的心(彼前三 21)。見證就是宣告。因此你們藉·受浸，

藉·所站之地，也是作了一個見證，也許是無聲的見證，乃是用事實作見證。你們從這水中經過，乃是向整個宇宙宣告，你們已經把已過的世界留在背後；現在進入了一個全然是新的世界。這就是得救。你們是公開當眾宣告，神已將你們安置在基督裏，那全新的地位上。

這一點幫我們解開了聖經中許多問題，如果得救和地獄與罪關聯，許多問題就難以解釋。舉個例來說，這一點顯然照亮我們，使我們明白保羅和西拉，在腓立比的監獄裏對禁卒所說的話，否則就很費解。當時禁卒問說：「我當怎樣行，才可以得救？」你們怎麼回答呢？倘若你是一個當今把福音傳得很準的人，遇見這樣的問題，你一定很有把握的回答他說：「當信主耶穌就必得救。」保羅卻在給他答覆中加上了一點，「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能想像得到，你們要問說：難道我一人信主耶穌，我的一家都能得救？我要再請大家留意保羅的話，他不是說：「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永遠的生命。」他是說：「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要記得，保羅注意的乃是那整個事物的系統，和那個禁卒棄絕那系統而從它裏面出來。那禁卒既是他家之主，他要宣告從那一天開始，他和他的家要事奉神；當這個宣告當眾人宣佈之後，連街上過路的人都會指·他們說：「他們是信耶穌的。」

這就是得救的意義。向人宣告說，你屬於另外一套事物的制度。人會指·你們說：「這一家是信耶穌的，他們是屬耶穌的！」這就是主要你們得·的救恩，你們在神面前對眾人作見證，「我的世界已經過去了；我現在正進入另一個世界。」但願神給我們這一種得救，使我們發現自己已經從整個老舊將亡的世界中連根拔出來，穩穩固固的被栽種在那全新神聖的世界裏。

讚美神，在這一件事上還有它更榮耀的積極的一面。彼得說過了，「這水藉·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也拯救了你們」；之後，他又說：「耶穌已經進入天堂，在神的右邊；眾天使和有權柄的，並有能力的，都服從了祂」（彼前三 22）。神已經立祂的兒子在萬有之上，使一切執政的、掌權的，都伏在祂的腳下。這樣的一位神，既能使祂的兒子進到如此的榮耀中，祂也必能救我們，無論是身體或魂，全然進入那新的創造。

【兩個相隔的世界】現在我們再簡單的重述一遍，我們在這裏有兩個世界。一個是在亞當裏的世界，受到撒但極嚴緊的捆綁；另一個是在基督裏的新創造，是神的聖靈工作的所在。你我是怎樣從亞當裏的那個範圍，進到另一個基督裏的範圍呢？倘若你對這個問題沒有把握，不敢回答，那麼我換一個方式來問你，「你當初是怎麼進到亞當裏面去的呢？」因為進去的路，也就是出來的路。你所以在亞當裏，因為你生為亞當的後裔。那麼你怎麼出來的呢？明顯是死了，就脫離了。同樣你是怎麼進到基督裏的呢？答案也是藉·生(重生)，彼得說：「……藉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彼前一 3）。使徒保羅也說：「我們若在祂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也要在祂復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羅六 5）。死總結了我們與舊世界的關連，復活使我們與新世界聯結。

最後，我們要問說：是甚麼將這兩個世界隔開？豈不是埋葬麼？羅馬書六章四節說：「我們藉·受浸歸入祂的死，和祂一同埋葬。」從一面來說，「埋入祂的死」強烈的說到終結，我在亞當裏所有的歷史，已經包括在基督的死裏面，因此當我從埋葬裏面出來的時候，我就能夠說：「我是一個完了的人。」但我們能說的不只是這個，讚美神，還有另外的一面。因·基督已經從死裏復活，所以當我們從浸水裏出來的時候，我能夠在生命的新樣裏行走（羅六 4）。羅馬書六章三節也包含·十字架這雙重的果效。「豈

不知你們這受浸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浸歸入祂的死麼？」這句簡單的話，同樣暗示·受浸的兩面。我們的受浸乃是進入兩件事：第一，我這個信的人，乃是浸入祂的死。這是一件太鉅大的事實，但它豈不正是那麼確實？這並非藉·甚麼辦法，因為這節聖經的後半說到第二點，我們受浸歸入基督耶穌。藉·受浸我們歸入基督的死，結束了和這世界的關係；同時藉·受浸我們歸入基督耶穌，那從死裏復活的基督，新族類的元首，為我們開啟了與這個全新世界聯結的門。我們這樣從水中一經過，就簡單的成功了一切，並堅定又公開的宣佈「這個世界已經在審判之下」，當那位從地上被舉起來的人子吸引我來歸祂之後，這件事在我身上就成為實在。

這是一個何等的福音，當向整個的受造之物宣講。

——倪柝聲《不要愛世界》

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

從世界中分別出來，分別歸神，是基督徒生活的頭一個原則。約翰在他所寫的啟示錄——耶穌基督的啟示——裏面，蒙指示看見兩個永無相容可能的極端，實質上如同南北極之別的兩個世界。他在靈裏先被帶到曠野，看見巴比倫，就是世上的淫婦和一切可憎之事的母(啟十七 3)。然後他又受同一位靈的感動，被帶到一座高大的山，指示他看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的新婦或妻子(啟廿一 10)。兩者的對照已經清楚到沒法說得更明白了。

我們無論是作摩西也吧，作巴蘭也吧，如果要看見神要我們看見的事物，必須像約翰一樣，被帶到山頂上。許多人所以看不見神永遠的計劃，雖然聽見了，在他們的領會裏覺得不過是一些枯燥無味的道理而已，原因就在他們以平原的生活為滿足。明白並不感動人；惟有啟示才能。在曠野中，我們能看見一些巴比倫景象，如果我們要看見神的新耶路撒冷，那就必須有屬靈的啟示。我們一旦看見了，就脫離了原來的光景。因此基督徒的一切，全繫於眼睛的被開啟，但是若要在經歷上進入所看見的，必須要準備好放棄那種普通的水平生活，而向上攀登。

【分別為聖】那作世上淫婦之母的巴比倫城，她總是一坐大城(啟十六 19 等)，以她龐大的成就為誇耀。然而羔羊的新婦新耶路撒冷，正好與巴比倫相對，她乃是一座聖城(啟廿一 2, 10)，她的特點乃是一切與她的分別歸神相符合。是由神那裏而來的，而且預備好了，要歸給她的丈夫。因此她擁有神的榮耀。這是我們眾人的經歷。我們裏面那出於神並全然分別歸基督的，才是我們的聖潔。同樣的原則，只有出之於天的，才能再回到天上，因為此外再無一物是聖。甚麼時候我們離開了這一個聖潔的原則，我們立刻就在巴比倫。

因此約翰描寫聖城的時候，他向我們所提聖城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她的城牆。聖城有門，可供神出入，但約翰卻是先提到城牆。在此我要再重複的說，分別為聖是基督徒生活中首要的原則。倘若神要聖城在那日達到她的身量並得·她的榮耀，那麼我們今天首先必須在我們心中開始建造她的牆。那就是說，我們應該在生活中看那些出於神的為寶貴，而拒絕並且離棄一切出於巴比倫的。我所說的分別並非要

把基督徒分開。我們永遠不敢採取閉關的態度，自己和我們的眾弟兄隔絕，縱然在他們所作的某些事上我們不能有分，但我們必在愛裏接納同作基督徒的；對於一切屬世界的原則，我們卻必須分開不能妥協。

尼希米當日在遭受到極大的反對之下，完成了城牆的重建。因為撒但最恨惡區別。人分別歸神是牠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尼希米和他一切的同工帶兵器作工，他們一面壘牆，一面準備隨時應戰。這就是要追求成聖的人必須準備好要付的代價。

我們當然必須建造。伊甸園就是因為沒有築牆拒敵，以致撒但乘虛潛入。神原意是要亞當和夏娃藉修理防守(創二 15)，使他們成為一道拒敵的屏障。神今天藉基督，在蒙救贖的百姓裏面，又計劃得一個伊甸，因基督的得勝，是撒但至終所無法進入並靠近的。「凡不潔淨的，並那行可憎與虛謊之事的，總不得進那城：只有名字記在羔羊生命冊上的才得進去」(啟廿一 27)。

【今生的驕傲】我們都承認，對於神的教會，使徒保羅得了特別的啟示。同樣我們也感覺，對於這世界的性質，神賜給約翰特別的認識。聖經裏面世界(Kosmos)這一個辭幾乎是約翰所專用的，其他的福音書加在一起只用過十五次(馬太福音九次，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各三次)，保羅在他所寫的八封書信中用過四十七次。但約翰一人就用了一百零五次(福音書裏七十八次，書信中二十四次，剩下的三次出現在啟示錄)。

在約翰所寫的頭一封書信裏面，他說：「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和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約壹二 16)。這幾句話清楚的反映出夏娃當時所受的試探(創三 6)，約翰用它來描寫今世事物的性質。凡是能包括在情欲或原始之慾望的事，以及那些能激起貪婪野心、那些能在我們裏面引起驕傲，並惹動今生需求的事，都是撒但制度中的部分。關於頭兩類也許不必花時間去看，我們用一點時間來看看第三類。凡能夠在我們裏面挑起驕傲的，都是出於這世界。就如顯赫、富有、成就，都是受到這世界的讚揚和喝采的。今天人誇耀他的成功以乎是理所當然的。約翰卻把能叫人有特殊感覺的成功，也歸屬於「這世界」。

因此當我們經歷任何一種成功時(這當然不是我們應事事失敗)，我們都該立刻來到主面前謙卑承認依附在我們天性裏面的罪，因為每當我們一接觸成功，就已經有相當程度摸這世界的制度。無論甚麼時候，當我們因某些成就而有所自滿的時候，我們該立刻知道，我們已經摸這世界。同時我們也該知道，我們已經把自己擺在神的審判之下，因為我們都承認全世界都已經在神的審判之下？惟有我們抓住這一個事實，知道惟有承認自己需要主保守的，才能受到保護。

但是難處在很少人認識這一點。連那些生活在個人家庭生活中的人，也和那些活在公眾面前有大成就的人一樣，容易陷在今生驕傲的網羅，作了它的擄物。一個每天在廚房裏作飯或款待客人的婦人，同樣會摸自滿自足的今生驕傲。凡不是歸給神的榮耀都是虛榮，希奇的是連那些瑣碎、微不足道的成功，也能增加人的虛榮。無論甚麼時候，我們若碰驕傲就立刻碰見了世界，它就立刻成為我們和主之間交通的漏洞。巴不得神開我們的眼睛，叫我們清楚看見甚麼是世界！並不是那些邪惡的事才是世界，不，凡是能抱住我們，使我們漸漸離開神的事，都是那敵擋神的制度中的分子。連那些因正經事業上的成就而有的滿足，也會擠在我們和神的中間，使我們和神之間有距離。因為它們所帶給我們

的，只是今生的驕傲，而不是向神的讚美，那麼我們可以確定的知道，我們已經摸·了世界。因此我們若要維持和神之間的交通，使之不受玷污，我們就需要不斷的儆醒並禱告。

【入世而出世】那麼逃避仇敵為神子民所佈下之天羅地網的路在那裏呢？首先我要·重的說，脫離陷阱的路並不在逃避或遁世。許多人以為只要我們禁戒世物，就能逃避這個世界。這是最愚蠢不過的辦法。我們怎能用屬世界的方法來逃避世界呢？我們要請大家回想主耶穌的話，祂說：「約翰來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說他是被鬼附·的，人子來了，也吃，也喝，人人說祂是貪食好酒的人，是稅吏和罪人的朋友」(太十一 18~19)。有人以為施洗約翰倒是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逃避世界的方法，但是我們要記得，不吃不喝並不是基督教。主耶穌也吃也喝，才是基督教。使徒保羅論到「那不可拿，不可嘗，不可摸的」，是世上的小學(西二 20~22)。因此禁戒性物絲毫無助於逃避這世界的系統，因為它本身就屬於這世界，是這世界的要素之一。然而有多少熱心的基督徒，今天就是用這種禁戒今世的享受，想藉此脫離這世界！你縱然到窮鄉僻野去築一所小茅屋，過隱居的生活，盡你所能的躲得遠遠的，但是無論你到那裏去，世界會跟·你去的。無論你藏在那裏，它都能查出你的腳蹤而跟·你去。

我們蒙拯救，脫離這世界，並非開始於我禁戒這個，離棄那個，乃是開始於我們有了神對這世界的眼光，就是看見這世界已經在死的審判之下。我們在這一章的開頭，就以「巴比倫大城傾倒了，傾倒了」(啟十八 2)，來作一個開端。我們都知道，今天死刑的宣判乃是對於還活·的人，已經死了的人，就無須再有死刑審判。從某一方面來講，今世是一個活的力量，正殘忍的追蹤並搜尋·它的目標，而另一面，死刑已經審判，雖然尚未執行，但它已註定必死無疑。一個宣判了死刑的罪犯，他除了在死囚中等待處死以外，還有甚麼前途可言？這世界也是一樣，它已經受了審判，再無任何前途。今天這世界的制度還沒有被捲起來，被神結束，但是有一天整個世界要像一件舊的衣服那樣被捲起來是已屬定案。我們若看見這一點，就會產生完全不同的經歷。今天有人藉厭世，或遁世的方法，像施洗的約翰那樣也不吃，也不喝，要想逃避這世界，這不是基督教，乃是佛教。我們是基督徒，也吃，也喝，但是在我們吃喝的時候，我們認識吃喝是屬於那已經受了死亡宣判的世界，因此它們無權管轄我們。

舉個例來說，假定上海的市政當局下了一道命令，要關閉你服務的那間學校。當你聽見了這消息以後，你馬上知道，留在這學校裏再無前途可言。你雖然還在那裏繼續工作了一段時間，但你對這間學校不會再寄以任何希望。你對這學校的態度，就在你聽見市政當局頒發這命令的霎那間改變了。或者另外用一個比方，假定政府決定關閉某一家銀行。當你聽見了這消息，還會再把一大筆錢去存在這家銀行，以挽救這銀行使它不倒麼？你當然不會，你一旦聽見了這家銀行馬上要關閉，連一分錢也不會再存進去。你所以不再存錢進去，因為你對它已經毫無盼望。

我們有根據說，神已經頒佈了命令，要關閉這世界。巴比倫傾倒了，雖然她的眾軍兵還在與羔羊爭戰，然而羔羊藉·祂的死和復活，勝過了他們，因為羔羊是萬主之主，萬王之王(啟十七 14)，巴比倫從北再無前途。

對於主耶穌基督十字架的所示，也能使我們發現這事實，那就是藉·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每一件屬於這世界的事，都已經在死亡的宣判之下。今天我們雖然還活在這個世界上，並且還在繼續用世物，但是我們已經不能把我們的前途再建築在屬世的事物上。因為十字架已經粉碎了我們對這世界的任何

寄望。我們要說，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已經毀了我們在這世界中的前途，這世界再也沒有甚麼我們可以為之而活的理由了。

真能拯救我們使我們脫離這世界的方法，都是從這一種啟示出來的，此外別無其他途徑。如果我們要知道自己對這世界愛之多深，以及世界對我們又何等難捨難分，只消一試逃避世界之法，立刻就能發現。我們無論逃到那裏去，這世界必定把我們追回去。只有一件事能使我們對世界失去一切興趣，因此也使世界在我們身上失勢，不能再轄制我們，那就是當光照在我們身上，使我們看見了這世界已經註定要滅亡。一旦看見這件事，我們會自動的和整個撒但的制度分離。

在加拉太書的末了，保羅對這一件事說得非常清楚。他說：「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因這十字架，就我而論，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加六 14)。你有沒有發現這一節聖經裏面那令人震動的事實呢？論到這世界的時候，這節聖經說到十字架兩方面的工作，在前面一章曾提到過。他說：「就世界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這一句話很像羅馬書六章裏面論到我們和主已同釘死的那一段話。但是這裏他又特特的說：「就我而論，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當神將基督已經完成的工作，啟示給你我的時候，祂不單是告訴我們，我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祂還指示我們，連我們的世界也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如果你我無法逃避十字架的審判，那麼世界也不能逃脫十字架的審判。你有沒有確實的看見這一點呢？問題就在這裏。當你們看見了這一點，你就無須再嘗試，去棄絕你所愛的世界，因為你看見十字架已經棄絕了世界。你也用不，試圖逃避那依附在你身上的世界；因為你看見，藉，十字架已使你得以逃脫。

正如許多的基督徒，在他們基督徒的生活中經歷脫離世界的救恩時，往往使我們深感驚奇。因為它正好和天然的觀念大相逕庭。人以為解決世界的辦法莫過於遠避，不使自己的身體去接觸危險的地帶。但是要知道，身體的隔開，不足以隔開裏面的靈；倒過來說也一樣，身體和世界接觸，靈卻不一定被世界俘擄。屬靈的捆綁乃是由於靈裏瞎眼的結果，所以拯救乃是由於我們的眼睛被開啟。我們在外面無論和這個世界有多少的接觸，如果我們真的看見了這世界的性質，我們就脫離了這世界的權勢。這世界主要的性質是屬撒但的，它是與神為仇的。看見這件事就蒙了拯救。

我現在問你，你的職業是甚麼？是商人？是大夫？你不必從此扔下生意不作，也不必放下醫務。你只要簡簡單單的寫下來。買賣已受死亡宣判；醫藥已受死亡審判。如果你因，看見了，認真這樣作，你今後的生活將要完全改觀。你雖然還活在那因，與神為仇而受到審判的世界中，你會知道該怎樣活，像那些真愛主並敬畏神的人一樣。—— 倪柝聲《不要愛世界》

區別

請大家一同來看約翰福音第八章二十三節，主對猶太人所說的一段話，主說：「你們是從下頭來的，我是從上頭來的；你們是屬這世界的，我不是屬這世界的。」我要請大家特別留意，主在這裏所用的「從」字和「屬」字，這個字都是譯自希臘文的「埃克」(ek)，意思是「出自」，因此也有根源的含意。屬這世界，意思是出於這世界，所以在這一段話的意思是：「你們原初的地位，你們的本源是在下面，

而我的源頭乃是在上面。你們的源頭是這世界，而我的源頭不是這世界。」問題並不在你是好人或壞人，問題乃在於你的根源和地位。我們現在不問這件事是對或是錯，我們要問說，這件事是從那裏來的，源頭在那裏？每一件事都決定於它的源頭。

【蒙召出來】「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靈生的，就是靈」(約三 6)。因此，當主對門徒們說：「你們若出於這世界」(原文)的時候，祂也用同一個希臘文的介系詞「埃克」(ek)。「你們若屬世界，世界必愛屬自己的；只因你們不屬世界，乃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所以世界就恨你們」(約十五 19)。這裏我們看見反面的「不屬這世界」，此外又加上一句更有力量的話：「乃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原文是「我將你們從世界中揀選出來」。所以這節聖經的後半有兩重加強的說法。它不只在前面帛了「埃克」(ek)——出來，後面又加上一個希臘文的動詞(eklego)揀選，而這個字的本身又包含·另一個「埃克」(ek)。主的這些話乃是對門徒們說：他們是祂從世界中揀選出來的。

在每一個信主的人身上，都有這雙重的出來(ek)。神已經呼召我們，從那廣闊無邊的組織就是世界(kosmos)中出來，從那億萬個人所屬所在的世界中出來，清清楚楚的出來。從這裏就產生了「教會」(埃克克里細亞 ekklesia)這個名稱，意思就是神所召出來的眾人。從那個大的世界(kosmos)中間，神在這裏召了一個人，在那裏又召了一個人，所有蒙神所召的人，都是蒙召出來的人。沒有一個神呼召，不是召人從世界中出來的。教會就是蒙召出來的人。所以在神的心意中，絕沒有不是出來的會眾。

如果你是個蒙召的人，那你就是一個蒙召從世界中出來的人。倘若神已經呼召了你，那麼祂是要你在靈裏完全活在這世界制度之外。我們原來是在那撒但的制度之下，欲逃無路；但是我們蒙了神呼召，神這個呼召將我們從世界中帶了出來。這不過是消極的一面，這呼召還有它積極的一面，就是使我們成為一個新造。我們作神的子民，有兩種稱呼，每一種稱呼都很重要，就看我們從那一個角度來看它。以我們已過的歷史來說，我們是教會(ekklesia)，是一班蒙召出來的人；以我們今日在神裏面的生命來說，我們今天是基督的身體，是那在天上之基督的彰顯。從神揀選我們這個觀點來看，我們是從世界出來的，我們若從今天所得·的新生命來看，我們是不屬於這世界，我們乃是從上面來的。我們一面是蒙選召的子民，主召了我們，又救我們脫離了這世界的制度；另一面我們又是蒙了重生的人，因為聖靈使我們成為從上面生的人，所以與今天的世界制度絕對無關。因此約翰看見乃是一座「由神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啟廿一 10)。以我們作為神的百姓而論，不只是我們將來最終要進入的境地，它又是我們原來的家鄉。

這真是一件令人希奇的事，在你我裏面，有了一種屬於另一個世界的要素。它是屬於另一個世界，不管這世界發展到甚麼程度，它永遠不會為了迎合這世界，向前邁進一步。我們從神那裏領受祂所賜給的這生命，乃是來自天上的生命，從未屬於這世界。這生命和世界毫無相通的地方，卻和天完全相符；雖然我們在每天的生活中，不得不和世界有那麼多的接觸，但是我們從神所得那屬天的生命，永遠不會讓我們在這世界定居，並且感覺這世界不是我們的家。

【新生命】我們要花一點時間來看神聖的恩賜，就是住在重生之人裏面的基督的生命。關於這一點使徒保羅說得很多。在那卷滿有亮光的哥林多前書裏面，有一個很特殊具有雙重性質的說明：第一，是

神自己把我們放在基督裏；第二，神又使基督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和救贖(林前一 30)。這裏所包括的範圍非常寬廣，人所有的需要，神已經在祂的兒子裏面全滿足了。我們曾在另一本書《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上說過，神並不是將公義、聖潔等性質，零星星的分給我們，好像在我們有需要的時候去零取。不，神的作法乃是一次永遠的將基督給了我們，作為我們應付一切需要(包羅萬有)的答案。神使祂的兒子作我們的公義、我們的聖潔，以及我們所缺少的一切，因為祂已經把我們擺在那位釘十字架並復活的基督裏面。

現在我要請大家注意，使徒所用末了的一個詞，就是救贖。因為救贖和這世界有很大的關係。我們知道以色列人是神的贖民，神將他們從埃及救贖出來，以他們而論，埃及就是他們當時所認識的世界；以我們而論，埃及乃是代表在撒但管轄之下世界的表號。神對以色列人說：「我是耶和華，我要用伸出來的膀臂救贖你們」(出六 6)。因此神將他們從埃及帶出來，並且在他們和法老的追兵之間，安置了審判的牆垣，所以在摩西稱頌讚美耶和華的時候，說以色列是「你所贖的百姓」(出十五 13)。

我們從這一件事再來看保羅所說的雙重事實：第一，神已經把我們擺在基督裏，那麼基督如何完全不屬這世界，我們也完全不屬這世界。基督是我們現在生活的範圍，我們既在基督的裏面，自然就脫離了其他的範圍。「父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祂愛子的國裏，我們在愛子得得蒙救贖」(西一 13~14)。這裏所說的變遷，正是前面兩章的題目。

再進一步說，第二，如果神使基督成為我們的救贖，那麼神也就等於使基督在我們裏面成為抵擋世界的防線。我遇見不少的青年基督徒，他們試·用種種方法抵擋世界，過一種不屬於世界的生活。他們發現要達到這種目的萬分艱難，而事實上這種努力完全是無須的。因為主自己所是的，那不屬世界的另一性質，就是我們抵擋世界的防線，此外再不需要加上甚麼。以色列百姓為何無須為他們的得贖作甚麼。是神把他們從埃及救出來，照樣我們也無須為我們的蒙救贖作甚麼。他們只要簡單的相信神為·拯救他們所伸出來的手和大能的膀臂。感謝神，神使基督成為我們的救贖，神在我們的心裏為我們築了一道防線，這防線在我們和世界之間，這防線，就是天然生命之外的生命，也就是主自己的生命，神已經將這樣一道防線，擺在我們和世界之間。因為基督的緣故，所以世界不能越過。

即是這樣，我們又何需用這個方法，用那個方法，去敵擋或逃避今世事物的制度呢？如果我要在自己裏面，找一點甚麼，試圖和世界招架並勝過它，我立刻會發現，我裏面是那樣飢渴·要世界；我發現掙扎·脫離世界，我的掙扎非但是無謂的奮勉，反而使我更被世界纏住。等到有一天主開了你的眼睛，你會看見在你裏面的基督乃是你的救贖，你在祂裏面已經完全脫離了世界。這一天來到的時候，你一切的掙扎和努力，就要停息。你我只要告訴主，關於這世界的一切，你和我毫無能力，既無力求勝，又無路逃脫，但是我們要從心裏感謝神，因為祂是我們的救贖主。

我不怕你們感覺太詳細，我要再重複我的話：這世界的性質，和我們從神那裏得·聖靈所賜的生命，完全不同。世界所以恨我們，基本的原因乃是因為我們得·了神所賜的新生命，因為世界從來不會恨它的同類。正因為這一個基本的分別，我們無從使世界愛我們。主說：「你們若屬世界，世界必愛屬自己的，只因你們不屬世界，乃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所以世界就恨你們。」

【基督教的文化】 世人若看見我們有一種天性中的誠實和高雅，他們會加以欣賞和讚許，並對我們表

示尊敬和信任。但是當世人一旦發現我們裏面的誠實或高雅，並非出於我們，換句話說，這聖潔性質乃是由於神生命的結果，立刻就引起他們的敵意。把基督教所結的果子(教育、文化、公益事業等)指給世人看，往往得·世人的讚許；但是你若把基督給世人，立刻就遭到厲害的反對。縱然世界因·這些再發展百倍，也絕不會產生一個基督徒。人雖然可以模仿基督的誠實、禮貌、愛心等等，但這些永遠不足以使他們羨慕作一個基督徒。今天所謂基督教的文化，贏得舉世的尊敬和讚許，世界能容忍基督徒的文化，甚至還加以吸收和利用；但是對於基督徒的生命，也就是在基督徒裏面的基督，世界卻懷·憎恨和反對，必欲置之於死地。

基督教的文化乃是試圖調和世界和基督之間關係，所作種種努力的結果。從預表的圖畫來看，舊約裏面的摩押和亞捫，正是這事的代表，因為他們是羅得和所多瑪調和、妥協以後間接所產生的結果；而歷史證明，無論是摩押或亞捫，他們對以色列人的仇視和敵意，絲毫不亞過那些拜異教的列邦。歷史又證實，基督教的文化常常和世界調和，甚至與世界發生爭執的時候，往往站在世界的一邊。只有一件事永遠不能和世界調和，那就是基督的生命。這世界和基督徒的生命，在本質上是互不相干，彼此為敵的。以世界所能提供，稱為天性最好的人，也無法和一個最平常的基督徒相比，因為根基不同，無法相比較。天然的良善是與生俱來的，再加上自己的培養和發展；而屬靈的良善，約翰所說是「從神生的」(約壹五4)。

神在這世界上，已經建立了一個宇宙的教會；神又在一地一地栽種了很多當地的教會。神已經作了這一件事。所以我們再沒有理由盼望神使我們身體和世界分離，來救我們脫離這世界。因為有許多真摯的基督徒，常常為怕受到世界的同化而感覺困惑。他們往往要問說，神把一個教會栽種在地上，會不會有一天被世界所同化？

事實上這絕不是活神的難題。教會的根源既非出於這世界，而在教會這一個神的家庭中，沒有一點和世界相通的地方，所以教會不可能被世界同化。這當然不能歸功於我們這些作神兒女的人有甚麼長處。教會之所以能屬天，並非因為我們熱切的盼望她屬天因此就屬天，她之所以屬天，乃因她是從天上生的。倘若我們根本是來自天上的，這就免去了我們在地上為找出路而有所掙扎和努力，也免除了設法使我們的身體和世界隔絕的努力。

這世界怎能和另一世界混合呢？因為今世的一切不過是塵土，而屬於神的另一世界，卻具有神聖生命和神聖的性質。抗戰期間，日機在南京市濫施轟炸，有些弟兄曾參加緊急救災的工作。有一次正當他們站在一所被炸毀的房子跟前，不知如何·手的時候，忽然碎磚和斷木紛紛下落，有一個人從廢墟中爬出來，他抖掉了滿身的塵土和碎石，掙扎·站了起來，並且走了出來，而那些倒下來的斷樑、破磚、碎瓦和塵土卻成了一個死堆。這說明了只要有生命，就無須懼怕與世界相混雜。

在約翰福音十七章中記載，主向·父的禱告，其中有一祈求，使我們深感驚奇。主不只一次的說：「世界又恨他們，因為他們不屬這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主接下去卻說：「我不求你叫他們離開(ek)世界，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ek)那惡者」(14~15節)。

這裏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要留待下章再來看它。要知道基督徒在世界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神雖然已經將他們從那惡者和牠所統轄的世界制度中救了出來，卻並未將他們從惡者的領土中撤出。他們在撒但的領土上還有任務未了，這任務和基督徒是不可分的。很多熱心的宗教人士，常常試圖採取遁世

的方法，以期勝過世界。但這絕不是基督徒的態度。神呼召我們要我們勝過世界的戰場，就在這世界。我們歡然的接受神將我們安置在世上這一個事實，何況神還為我們創造了和世界的區別。這區別就是神在基督裏所賜給我們的生命，這生命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保障。——倪柝聲《不要愛世界》

世上的光

【你們是世上的光】耶穌說：「我是世界的光」(約八 12)。祂說這話，並不怕世人向祂挑戰。我們對祂的宣告自然絲毫不感驚奇，使我們深感驚奇的是，祂竟然對門徒們說(自然也把我們包括在其中)：「你們是世上的光」(太五 14)。主並非勉勵我們，要我們作世上的光；祂清楚的說我們是世上的光，不論我們是否讓光照亮在人前，或藏在斗底，以致他們無從看見。栽種在我們裏面的那神聖生命，它本身和我們周圍的世界迥別，這正是神所設計的一個光源，它藉·顯出與這世界本質為黑暗的作強烈對比，要照亮世人，使他們明白這世界的真正性質。因此主接·又說：「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五 16)。單就這一處聖經我們已能清楚看出，如果今天我們使自己和世界隔絕，無異將世界唯一的光予以剝奪，世人就無從將榮耀歸給神。這樣作只有妨礙神在我們人和人類中間的旨意。

我們先前曾說過，施洗約翰的平生的確是和這原則不同。事實上他是從這世界隱退到曠野，單獨過·一種十分刻苦的生活，單靠蝗蟲和野蜜養活身體。人從各處去尋找他，他雖僻處曠野，仍然是一個燃燒·的火焰和照亮人的光。但是我們都記得：「他不是那光。」他來只不過是為光作見證。他的見證在舊約先知序列中，是最後並最大的，因為他把主耶穌明指給我們看。惟獨主耶穌是那來到這世界的「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祂在世界並不是在世界之外(約一 9~10)。基督教乃是出於基督，神能用約翰在曠野作一個呼聲，但祂並不要蒙揀選的教會，過一種禁絕原則的生活。

我們在前面曾看過禁絕這一件事——「不可拿，不可嘗，不可摸」，這不過是這世界系統中的要素之一而已，本身就值得懷疑(西二 21)。但是我還要進一步的來看，在羅馬書十四章十七節那裏，使徒保羅告訴我們，基督徒的生活根本不在那些所爭論的作甚麼或不作甚麼：「神的國不在乎吃喝」——換句話說神的國完全不是吃喝的問題：「只在乎公義、和平(即平安，下同)，並聖靈中的喜樂」。這些完全屬於另一個不同的境界。基督徒的生活是由聖靈來引導的，並不是受某些特定規條的限制，說我們和世人到底可以交往到甚麼程度，乃是受我們裏面那從聖靈而來的內在性質所管理。

【屬天的平安】關於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我們先從和平看起，也許對我們比較有益。我們發現正是父答應子的要求，保守我們脫離那惡者的一個強有力的要素(約十七 15)。

在神自己裏面有一種平安，一種極深不受騷擾的靈，使祂雖對·那不可言喻的衝突和矛盾時，何不受騷擾，不感煩惱。主說在世界上你們有苦難，但在我裏面你們有平安(約十六 33)。當事情不順或弄糟的時候，我們是何等容易受到騷擾！但是我們有沒有停下來想一想，神的心所注重的那偉大的旨意，今天受到了何等的破壞。那是光的神，有一個永遠的計劃。祂吩咐光從黑暗裏照出來，照在祂原先設計

的大地上，就是成全祂計劃的舞臺。然後我們知道撒但偷·進來破壞神的計劃，以致人愛黑暗勝於愛光。但雖然有了這樣的挫折，(我們對撒但的破壞所引起的後果認識得太有限。)神仍保守祂自己在不擾亂的平安中。保羅告訴我們，神乃是將祂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賜給我們，使它在基督耶穌裏保守(·戌)我們的心懷意念(腓四7)。

·戌部隊的任務是甚麼呢？他們的任務乃是拒敵近前，不使仇敵有機會來接觸我們，除非仇敵能勝過他們的火力。仇敵如果不能勝過·戌部隊，就永遠摸不·我們，因此我能像神那樣享受平安，因為這平安如何保守神，也如何保守我們。對於這平安世人一無所知，主說：「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約十四27)。

人對於主耶穌是何等難以認識！祂所作的每一件事在他們的眼中都以為愚拙，這是因為那在他們裏面的光已經黑暗。他們甚至敢把在主裏面的聖靈當作鬼王別西卜。當他們說主是貪食好酒的人時，主的反應是怎樣的呢？主說：「父阿，我感謝你」(太十一19,25)！祂一點都沒有被惹動，因為祂的靈安居在神的平安裏。

我們可以回想主受難前夕的光景。好像每一件事都是那樣昏暗：朋友在黑夜中出去賣祂，另一個在怒中拔刀相護，眾人都爭相走避，有人甚至倉惶而逃，在這種紊亂驚慌中，主對那些來捉拿祂的人說：「我就是。」祂非但沒有絲毫的緊張和畏懼，卻顯出那種屬天的平靜和安祥，反而使那些來捉拿祂的人，因為驚恐過度而仆倒在地，這種經歷在歷代的殉道者身上一再的出現，他們可以被焚燒、受蹂躪，但是他們卻享受祂的平安，且住在祂的平安裏，使得那些旁觀的人對於他們的莊嚴和沉靜希奇不已，無怪保羅說這平安乃是出人意外的平安。

主說在世上我們有苦難，但在祂裏面我們有平安。倘若神把我們放在一個境界裏，四圍滿了壓力、要求、和需要，同樣祂又把我們放在另一位裏面，我們蒙祂的保守，沒有一件事能使我們失去平安。主有一次曾問說，誰摸我的衣裳？當日在迦百農那些擁擠主的人中，有一個因信而來摸主的人，是主能覺出的，這一摸引動了祂滿有憐憫的心腸，使祂立時覺察出；其餘那些擁擠主的人，對主卻絲毫沒有影響。因此那些不安的群眾，沒有一個人摸·祂，因為在他們和祂之間，沒有一點可以相通的地方。「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如果我們的生命只不過是世人的生命，那麼我們難免隨·世界的風飄蕩；倘若我們裏面有屬靈的生命，世界的壓力就不能搖動我們。

【光照在黑暗裏】「公義、和平和喜樂。」神的國所關心的就是這些事，所以我們不要被帶到以「吃和喝」所代表的舊的境界，因為我們所關心的既不是這些，也不是要禁絕這些；我們所關心的乃是另一個境界裏面的事，因此我們這些在神國度裏的人，無須禁戒吃喝。我們之所以勝過世界，並非在於消極的放棄這世上的事，乃是在積極方面進入另一個世界；在那裏我們得·了這世界所不能提供的喜樂、平安和愛，這些是世人所極其需要的。

我們不但不逃避這個世界，並且神還把我們安置在這世界中，這是何等的權利！「你怎樣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這是何等的一句話！教會是主耶穌的繼續，是神安置在撒但領域中心神聖的殖民地。她是撒但所不能容忍的，像牠不能容忍主耶穌一樣，但是牠又無法用任何手段把教會從世上除去。教會是天在地上的殖民地，是在牠領域中一個不屬牠的器皿，撒但對她是毫無辦法。保羅稱

我們為「神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腓二 15)。神定意把我們擺在這世界(Kosmos)中，就是要顯明它到底是甚麼。我們要把神聖的光照耀出去，使所有的人都看見，他們一面是那樣背叛神，而另一面又是那樣無有和空虛。

我們的任務並不止於此。我們還要向人傳揚好信息，如果他們肯回轉，那顯在耶穌基督面上的神聖之光，必使他們得·釋放，得以脫離這世上的虛空和虛妄，而進入祂的豐滿。教會這兩面的使命引起了撒但的仇恨。世上再沒有一件事像有了教會那樣使撒但不安，那真是使得牠如同芒刺在背，痛苦萬分。也再沒有一件事能使仇敵快樂，如果能夠把那顯明一切的光挪去。教會是那作神對頭者肋旁的一根刺，是一再使牠激怒並痛苦的原因。只要我們在世上，足已將痛苦堆在撒但的身上。為甚麼我們想到要隱遁以逃避世界呢？

「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可十六 15)。這是基督徒的權利，也是基督徒的本分。那些想要逃避世界的，無非說明他們多多少少是受這世界思想方式的捆綁，我們既不屬乎這世界，還有甚麼理由要設法逃避它呢？何況它還是我們該站立的所在。

因此我們無須放棄我們這世上的職業。千萬不可如此，因為那是我們為主作工的工場。這方面對我們沒有一樣是世俗的，卻是屬靈的。我們並不是在不同的環境裏過不同的生活，在教會裏就作基督徒，其他的時候就生活在世俗中。不！無論我們從事甚麼事業，或有甚麼樣的職業，我們都是神的兒女，神不願意祂兒女的生活和職業的生活分開。我們所作的每一件事，無論在農場、在公路上、在店舖、工廠、廚房、醫院、學校裏，這些在基督的國度裏都有其屬靈的價值。我們該在每一件事上宣告是為·主的。撒但巴不得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基督徒，因為他們是攔阻牠的。因此牠試·用恐嚇的方法，要把我們嚇跑，如果此計不逞，牠就換一個方式，要我們被包在牠所組織的世界系統中，使我們用它的思想方式，生活行動照它的標準。這兩方面無論我們是落到那一面，都是牠的得勝。我們雖然生活在這世上，我們一切的指望、所有的興趣、將來的瞻望，卻全不在這世上，這就是撒但的失敗和神的榮耀。

主耶穌在世上的時候，聖經記載說：「黑暗不能勝過祂」(約一 5 邊註)。聖經從未告訴我們要我們勝過罪，卻明明吩咐我們要勝過世界。論到罪的時候，吩咐我們要脫離罪，論到世界的時候，就說要勝過。

我們需要蒙拯救脫離罪，因為神不要我們和罪有接觸；但是我們不需要脫離世界，也不該求脫離，因為神的旨意，要我們和它有接觸。神並沒有救我們脫離這世界，而是要我們在世界之上並勝過世界。我們勝過這世界是一件確定有把握的事，如同光之勝過黑暗。

「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勝過世界的是誰呢？不是那信耶穌是神兒子的麼」(約壹五 4~5)？勝過這世界的關鍵就是我們和神兒子聯合並得勝的信心。主耶穌說：「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十六 23)。惟有主耶穌能這樣宣告，祂所以能這樣，因為祂早先已經是「這世界的王……牠在我裏面是毫無所有」(約十四 30)。這是生活在這世上的人，頭一個說這樣的話。祂既這樣說了，也照樣得勝。藉·祂的得勝，把世界的王趕了出去，然後吸引萬人來歸回。

因為主這樣說了，所以今天我們也敢這樣說。因為我蒙了重生，因為「凡從神生的，就勝過世界」。所以我能像主曾在這地上生活一樣的生活在這世界，同樣我也可以像祂一樣不屬這世界。乃是一個放在燈臺上的燈，照亮一家的人。「祂如何，我們在這世上也如何」(約壹四 17)。教會要榮耀神，不是藉

· 從世界撤離，乃是將神的光照耀在世界中。天上不是榮耀神的地方，天上乃是神得·讚美的所在。榮耀神的地方乃是在於今世。——倪柝聲《不要愛世界》

與世界分離

我們已經看過，教會是撒但肋旁的荊棘，不只使牠感覺非常不舒服，而且還限制了牠行動的自由。教會雖然在世界，但她非但不對世界的建設提供任何幫助，而且還一直宣告世界已在審判之下。倘若這是事實，倘若教會一直是叫世界不安的一個原因，那麼同樣的世界也是不斷加痛苦給教會的原因之一。因為世界一直在發展中，它對神子民所加的痛苦也不斷在擴大；事實上教會今日所面臨的壓力，是教會初期所未曾遇過的，當日神兒女所遭遇的公開逼迫，多半是在身體上受到攻擊(徒十二；林後十一)，所衝突的點往往是物質的、摸得·的事物。今日基督徒在世界所遇到主要的困苦，遠比往日所有的狡猾，乃是一種隱藏在物質背後摸不·的勢力，非但是不聖潔的，而且是屬靈氣的邪惡。今日這種屬靈氣的壓力遠比當日聖徒所遭遇的為大，而且有一種因素是往日所沒有的。

【世界的趨勢】在啟示錄第九章裏面，我們看到一種情勢的發展，在作者記述的時候是遙指·將來。「第五位天使吹號，我就看見一個星從天落到地上；有無底坑的鑰匙賜給他，他開了無底坑。便有煙從坑裏往上冒，好像大火爐的煙；……有蝗蟲從煙中出來飛到地上；有能力賜給牠們，好像地上蠍子的能力一樣。並且吩咐牠們說，不可傷害地上的草，和各樣青物，並一切樹木，惟獨要傷害額上沒有神印記的人」(1~4節)。這是一種表號的說法，那從天落到地上的星顯然是指撒但說的，而且我們知道無底坑就是牠掌權的範圍，也可以說是牠的倉庫。這似乎說到在末後的世代，撒但的勢力將傾巢而出，人將要發現，他們所遭遇那種屬靈氣的權勢，是以前所未曾遭遇過的。

這正好和今日的情形相符。固然神的話早已說明，時代末了，罪惡與暴力將超過以往，但是這些還不是特特說到教會在時代末了所要遭遇的搏鬥，乃是說到那在日常生活中屬靈氣的壓力。「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樣。那時候的人人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洪水就來，把他們全都滅了。又好像羅得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買又賣，又耕種，又蓋造；到羅得出所多瑪的那日，就有火與硫磺從天上降下來，把他們全都滅了」(路十七 26~29)。主並不是說這些事——食物、婚姻、商業、農業、工程等等，是挪亞和羅得時代的主要特點，而是這些事在時代的末了特別得勢。「人子顯現的日子，也要這樣」(30節)。問題就在這裏，那些事的本身並不包含罪，只不過是世上的事而已。在你所經過的年中，曾像今天這般專心注意改善生活，想把日子過得更好一點麼？今天食物和衣·已成為神兒女特別的重擔。我們要吃甚麼呢？要喝甚麼呢？我們要穿甚麼呢？許多人已把這些當作主要的話題。有一種勢力迫·你去思想這些事；要生存就得注意這些事。

但是聖經卻警告我們說：「神的國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義。」聖經要我們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然後向我們保證我們所需要的都必加給我們。聖經要我們不要為食物和衣·憂慮，因為野地的花、空中的鳥，尚且得·看顧，難道祂還會不顧我們這些屬乎祂的人麼？但是從我們每每為這些事焦慮來看，

竟好像神所看顧的只是飛鳥和花草，而非我們！

這一點，我們需要特別·重的來說，要知道這種情形是反常的。今天表現在許多基督徒中間那種對吃喝的過分注意，無論是為·最起碼的生存或奢華宴樂，都屬反常的光景，背後都有超然的意義。因為在這裏所遇見的，並不單單是吃喝的問題，我們在這裏所遇到的是污鬼、撒但編組並控制·整個世界的秩序，並且用污鬼的力量，藉·世界的事來引我們進入圈套。今天許多的事，若不從這裏·眼，就無法明白。巴不得神的兒女能醒悟，明白這事實！在以往的日子，神的聖徒也曾遇見各種艱難；但在艱難重壓之下，他們能抬頭仰望並依靠神。而今天聖徒往往在各種重壓之下困惑、慌亂、迷惘，他們似乎不會信靠祂。但願我們認識這些壓力和混亂的源頭乃是撒但。

在婚姻方面情形也一樣，在這方面我們所遭遇的難題也是空前的。一方面傑出的青年人打破了老舊的傳統，另一面卻缺少任何新的典範和輔導，因而更加混亂。這事實也不能單單看為自然的趨勢，我們還得認清它那超然的背景。娶和嫁在任何時代中都是正常的事，但是今天卻有一個因素，播在這些事間，使它成為不正常。

此外在農業、建築和商業上，何嘗不是這樣。這些事本來是合法和有益的，但是今天在它們的背後卻有·一種權勢，將人壓倒、迷惑和失去平衡的地步。推動看世界系統的邪惡勢力，促成了一種情形，其中有兩個極端：一方面是極端的缺乏，生存都受到威脅；而另一面卻又給豪富的人，提供獲取鉅資的空前機會。今日有不少基督徒，在經濟方面遭遇到空前的艱難，而另一面，又有許多基督徒，得到空前的機會，成為鉅富。這兩種情形都是反常的。

你到任何一個家庭去，聽聽他們的談話，你會聽到這一類的話：「上週我買下了某一件東西，是甚麼價錢買的，這一下使我省下了多少錢。」「我運氣真不錯，這是一年以前的，那時不買可就慘了！」「你如果要賣的話，趁現在價錢好趕緊脫手。」你有沒有注意到人今天跑來跑去，狂熱的作·買賣？醫師囤積麵粉，服裝製造商在出賣紙張，從來沒有摸過生意的男女也被投機的洪流沖得站不住腳。他們被商場上的龍捲風吹得瘋狂的團團轉。難道你不覺得這樣的事不平常？你看不見這裏有一個勢力在使人·迷麼？今天不少人的行動和精神近乎失常的。人今天作買賣不只是賺一點錢，或賠一點錢，在買賣上的問題，乃是人摸·了撒但的制度。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末世中，有一種權勢如同脫韁之馬，不管人願意不願意，都被逼得跟·它跑。

【世界的媒介】因此今天的問題，還不重在罪惡，更嚴重的問題乃在世界，誰敢說你吃喝是錯呢？誰能反對嫁和娶呢？誰能否認你買或賣的權利呢？這些事的本身並沒有毛病，毛病是出於那隱藏在這些事背後那屬靈氣的力量，它藉·這些事作媒介，毫不留情的摧殘·我們；巴不得我們都能認識這事實，雖然我們叫摸·的是一些很平常很單純的事，撒但就是利用這些事來陷害神的兒女，使他們墜入牠所操縱的龐大的世界系統中。

「你們要謹慎，恐怕因貪食醉酒並今生的思慮，累住你們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網羅忽然臨到你們」(路廿一 34)。注意主所說的「今生」，在希臘文的新約聖經中，關於生命或生活用過三個字：zoe，指屬靈的生命或生活；psuche，指魂生命或心理生活；以及 bios，指生物的生命或生理生活。主在這裏所用的乃是第三個，以形容詞的形態出現；biotikos 意思是生活的憂慮(中譯為今生的思慮)。主警告我們要小心，

免得我們過分的受生活的思慮所重壓，也就是為·那些最普通的事及必需的吃和穿焦慮。正如亞當和夏娃在這些簡單的事上跌倒了，同樣許多基督徒也是由於這些簡單的事，而忽略了神屬天的呼召。因為我們的心往往在這些事上，主警戒我們，不要讓這些事累住我們的心，不要使這些事成為我們的重擔，以致受到虧損。換句話說，不要讓這些重擔將我們壓垮。我們在靈裏應當有一種超然的感覺，脫離了物質的連累，無論是「在屋裏」的，或是「在田裏」的(路十七 31)。

我們必須認識我們是誰！我們是教會，我們是世上的光，要照亮在黑暗中的世界。所以我們當為此而生活在世上。

以往教會曾棄絕這世界的樣式。今天教會不只用世界的樣式，而且還加以濫用。當然我們必須用世物，因為是必須的；但我們不該對它有需求，也不該有願望，因此主接·又說：「你們要時時儆醒，常常祈求，使你們能逃避這一切要來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路廿一 36)。倘若沒有一個屬靈氣的勢力需要防備和抵抗，神何須吩咐我們儆醒並祈求呢？我們不能聽憑命運，必須時時儆醒；免得我們在靈裏被世界的因素所纏住。今天有一些世事和世物是我們生存所必需的。關心這些事是該的，但是被這些事壓倒就不合理了，這會使我們失去神的上好。

【世界的焦點】 啟示錄告訴我們，撒但要建立牠敵基督的國度，在政治世界中(十三章)、在宗教世界中(十七章)，以及在商業世界中(十八章)。在政治、宗教和商業這三重根基上，將出現撒但的強暴霸權。在啟示錄末了的幾章中，撒但的國度以巴比倫的姿態出現，那是牠特別的工具，巴比倫似乎是代表腐化的基督教——也許是指羅馬，但她比羅馬更大更邪惡，並且她的審判是根據她的貿易。啟示錄十八章整章都說到商人和商品。那些為巴比倫大城傾倒悲傷的人，從君王到航海的水手都因她繁華的貿易忽然停止而悲傷。不是因為政治，而是她的商業，顯然不是因為宗教，巴比倫使多人致富，因此她的傾倒使多人悲哀。我們不敢·重的說單純的商業有甚麼錯，但是我們根據神的話來看，它的開始和撒但有關係(結廿八)，而它又與巴比倫一同告終(啟十八)，我們又從痛苦的經歷中得知，商場上比那裏都腐化，都更敗壞，連那些謹守基督最高原則的，也都受到它無情的摧殘，若非神的恩典無人能以站立得住。

對巴比倫我們是否保持敏感呢？當商人哭泣時，天上卻響起了哈利路亞(啟十九)！這是新約聖經唯一記載哈利路亞的地方(1-6 節)，我們是否和聲響應呢？

我們一接觸商業，就摸·了危險的邊緣。倘若因為我們的出力而從事純商業的經營，而且帶·戰兢恐懼的心情，靠·神的幫助或者能脫離魔鬼的網羅。假如我們過分自信，那麼要想逃脫從事商業時不知不覺所產生的自私是不可能的。因此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並不是要禁止買賣、吃喝、嫁娶；問題乃在如何逃避這些事背後的權勢，因為我們不能被那勢力所勝。

那麼有甚麼祕訣使我們能在神旨意中來用世物呢？祕訣就在為神來用世物，換句話說，要知道我們不是積攢無用的財寶，也不是儲存鉅額銀行存款，乃是為祂所積存。你我必須甘心樂意在任何時刻捨去一切，為主捨去兩千元或兩元，對我們應當毫無分別。問題乃在乎我是否歡歡喜喜的捨。沒有絲毫疼惜的感覺。

這並不是說我們大家立時要把一切都處理掉，我所說的乃是我們既是神的兒女，就不該為自己積攢財

寶。倘若我有所積攢，那是因為神對我的心說了話；倘若我有所捨去，原因也該為此。我為神的旨意而保守，所以當神要我給的時候，我就能毫無憂慮的給。我所以持有世物，並非因為我愛這些，所以當神要我送出去的時候，也能毫無顧惜。這就是與世界分離的意義，就是向世界自由，並分離歸神。

—— 倪柝聲《不要愛世界》

彼此扶持與互相激勵

約翰在他的福音書裏為我們保存了一件事，是其他三本福音書中所未曾記載的。這件事滿了豐富的神聖意義，照亮我們便我們知道在地上該如何生活。這件事就是約翰福音十三章主離席用毛巾束腰，倒水在盆裏，然後洗門徒的腳。主的行動包含許多功課，這是我們該學習的，我現在無法加以細說，只是我要請大家特別留意主洗完門徒的腳之後的吩咐。主說：「……你們也當彼此洗腳。我給你們作了榜樣，叫你們照我向你們所作的去作。……你們既知道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14~17節）。這裏的彼此洗腳到底何所指？我為弟兄洗腳和弟兄為我洗腳究竟有甚麼意義？

【世界的塵土】這裏面所包含的真理，特別重使我們靈裏更新，力上加力。我們不久就會看見神的兒女最使父神心中感覺寶貴的一件事，乃是學習彼此扶持，互相激勵，在靈裏得以復甦；我們如何成了弟兄們得力的原因，同樣我們的弟兄也是使我們靈力得以復甦的憑藉。

我先要說明這段聖經和罪的問題無關。無論是光腳走路或穿拖鞋，甚至是穿皮鞋，都無法使我們的腳不沾上塵土。但是如果不小心跌倒在地上，甚至輾在塵土中，弄得滿身是土，衣服上也沾滿了灰塵，那就不能說是無可避免的了；要這樣說就完全錯了。從這裏到那裏，走路是必須的，但我們用不從街的這一頭滾到那一頭去，我可以走到那一頭去，何用在泥漿中打滾！同樣原則，基督徒如果跌倒，且生活在泥潭中打滾，那當然是罪；為得神的赦免，那必須悔改。我們不需要這樣一種和主同行的走法，我們也下能以「這樣偶爾跌倒是免不了的」作藉口。我想在這一點上，我們都覺得是錯的。

關乎我們腳上的塵土，無論是誰，也不管多謹慎，當我們行過這世界的時候，腳上免不了要沾些塵土。倘若我們和地根本不接觸，那自然可以纖塵不染。但是要這樣，除非離開世界方可。倘若我們必須接觸地（誰都從心裏盼望最好能免去），被塵土所沾染是免不了的。主也曾責備那請祂吃飯卻沒有給祂水洗腳的西門說：「你沒有給我水洗腳。」所以，約翰十三章裏面的彼此洗腳，並不關於犯罪的問題，因為我們的罪必須藉血而得赦免。神不要我們沾染罪，乃要我們靠拯救脫離罪。彼此洗腳所關係的不是當我們天天在地上走路的時候，無法不染上這世上的塵土。主說：「你們是乾淨的」，這是因為得了主寶血的洗淨。「凡洗過澡的人，只要把腳一洗，全身就乾淨了。」因此以罪而論，主的血已解決了罪的問題。但是當我們行經撒但的國度，自然有一些東西會沾在我們的身上。這些沾在我們身上的事，往往就成為我們和主之間的幔子，這是我們所逃不掉的，因為我們天天都摸今世的事物，無論是忙碌的事務或歡娛的消遣，還有受了那必朽壞之道德的標準，和不敬虔的展望。所以主說：「只要把腳一洗，

全身就乾淨了。」

現在我們來看實際應用的方面：有的弟兄姊妹每天必須到機關或商店裏去上班，一天工作八小時，這並沒有錯；去工廠或商店裏作工絕不是罪。但是你們從作事的地方回來的時候，你們是不是常覺得身心都疲憊，對甚麼事都感到厭倦？這時候若碰見一個弟兄，似乎很不容易直接就談到神聖屬靈的事。你彷彿受了甚麼感染，身上似乎披了一層薄膜、我再說：並不需要犯了罪纔會這樣；這是由於和世界的接觸，使你身上蒙了一層黯淡的幔子。這種感覺是由不得自己的，你彷彿覺得這時裏面起不來，無法立刻和神有交通。早晨親近主時所得的亮光已經黯淡，新鮮已經失去。我們都有這樣的經歷。

或者我們再以姊妹為例：姊妹們必須料理家務，假定一個年輕的母親，正在準備午餐，爐子上在煮菜。就在這時候，小孩哭起來了，門鈴又響了，牛奶又開了鍋，所有的事都擠在一塊兒發生，她去開門的時候，牛奶飛掉了，如此顧此失彼的忙完之後，她坐下來稍息，這時候，她彷彿需要一種力量使她裏面能再起來向神。她感覺身上蒙了一層甚麼，不是罪，而是因忙碌所揚起的世界的塵土，蒙在每一件事上。這些事黏在她身上，成了她和她的主之間相隔的薄膜，又像一層雲霧，使她感覺黯淡，無法立刻進到神的面前。我想這些已經足夠說出我們需要洗腳。

【彼此洗腳】許多時候我們被俗務所困，受責任所累，當我們跪下禱告的時候，往往發現需要等一陣子纔能禱告，有的時候彷彿要等上十分鐘，至二十分鐘，纔能回到和主相交的地位，就是當我們坐下來讀主的話的時候，往往也發現需要相當安定的力量，纔能恢復到對神向我們所說之話的開啟。如果我們在回家的路上能遇見一位心裏滿溢、主身上帶着和神交通那麼新鮮的弟兄，是何等有福。他毫無用心的只不過和你拉一拉手說一句：「感謝主，弟兄！」他可能一點也不知道你身心的疲憊，但是他彷彿帶着一個去塵的揮子把所有的積塵都給清除了。你立刻就覺得和神之間的交通又恢復了。

有的時候你因一天的忙累，帶着一顆沉重的靈來赴禱告聚會，禱告的時候你裏面還是起不來，接又有人禱告，裏面的情形依然不動。到了後來有一位弟兄或姊妹起來禱告了，你立刻覺得有一種提升的力量。你的靈得了復甦，有人洗了你的腳。因此洗腳的意思到底是甚麼呢？洗腳的意思就是恢復原初的新鮮，把一切帶回到彷彿剛從主的面前和主手中出來！

我不知道有過多少次這種經歷，並不是受到罪惡的困擾，但是卻感覺被這世界的塵土所包圍，就在那種光景之下遇見一位弟兄或姊妹，他或她可能一點也不知道我的情形，但是就他這一經過，使我裏面的一切又照亮了，當你遇見這樣的一位弟兄或姊妹時，你立刻發現黑暗消失了。幔子撤去了。讚美神，你裏面得了更新，又被帶回到能直接享受和神接觸的地位。這就是洗腳的意義，就是使我在基督裏的弟兄裏面得以更新，將他重新帶回到彷彿剛從神同在的跟前出來的境地。主在祂兒女中所樂見的，乃是這一種彼此的服侍。

如果我們與神同行，沒有一天會不成為使我們的弟兄更新的原因。這是一種最有價值的服侍。可能只不過和弟兄握了一次手，或者僅僅說了一句常用的鼓勵的話，也甚至連這些都沒有，是顯在我們臉上屬天的光彩鼓舞了他。如果主能在我們身上有祂自己的道路，而我們和主之間沒有陰影，那麼我們就常常會在不知不覺間被主這樣使用。我們可能自己並不知道，最好也不要想知道——事實上不知道更好，無論我們知道與否，主總是常常樂意用我們，使同作肢體的再得更新和重新得力。當我們的弟兄

裏面發沉、黑暗、心中背・重擔，眼睛帶・鱗片，滿身被塵土所浸染的時候，他們會來到我們面前，很可能只不過經過我們面前幾分鐘的逗留而已，就是要得・這一種服侍，好得・神恩典的幫助。我們常常以為能傳長篇大論的信息，吸引許多的聽眾，那是何等的好！但是有這種恩賜的人並不多。何況許多人並不常被這種長篇大論的信息所摸・，而使聖徒的心靈再度新鮮奮發，卻是人人都能有的一種服侍，無論甚麼地方都能構到。這一種服侍在神的眼中是無價之寶。

【屬天清新空氣的聖徒】但是我們對人有這一種服侍，並不是沒有條件的，我們必須符合這個條件：倘若我們實實在在的與主同行，主自然會使用我們，因為主自己是無限量的。如果我們毫不黯淡，心裏滿溢・主的喜樂和平安，那麼喜樂和平安必定從我們心中溢出。因此我把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擺在你的面前：你和神之間有沒有任何爭執？我所指的是實在起爭執的點，是你自己所知道的。如果你裏面並不覺得在那一點上與主有爭執，那也無需自己細察並尋找；如果有，定規主會為你指出來的。主會光照你，使你知道你所忽略和失檢的地方，祂會一直指・那一個點，使你清楚知道。用不・你轉眼省察自己的裏面而檢點、分析、並挖掘。讚美祂，這是主的事，不是你的事，當你遠離祂，失迷的時候，主會用光來照亮你的裏面。

但是有一件事是確定的，如果你和主之間還有爭執，那麼你非但不能使別人新鮮，你只能使人更發沉，使人更黯淡。你若這樣，絕不能洗別人的腳。當他們下沉的時候，你只能使他們更下沉。但他們感覺沉重的時候，你帶・這種情形到他們中間去，只能使他們覺得更重。你非但不能使他們從這種沉重和受壓的情形中得・甦醒，和恢復，反而將他們投入更深的黑暗。

和神之間發生爭執必定使教會的生命枯竭，當教會能不斷使人的靈新鮮並得・活力的時候，我相信乃是她能力最大的彰顯。這種使人摸・天、使人裏面上升、使人裏面得・洗滌、得・更新的人，乃是無價之寶。

「你們也當彼此洗腳。」主所給門徒的一切吩咐中，以這一件最戲劇化，這樣一個詞自然是從它最純潔的意義來說的。主為了要使你們對這件事的重要性有深刻的印象，主自己就先作榜樣親自洗門徒的腳。這乃是主愛世間屬祂的人的一個至愛的表現。祂將服侍的意義示範給門徒們看。這並不是講臺上的工作，這裏是用一盆水和一條毛巾來服侍人。今天使神的百姓從跌倒的情形之下恢復，並帶軟弱得落到罪中的人悔改，這種服侍，自然一直需要；但是今天聖徒中最大的需要乃是使他們裏面重獲新鮮，就是使他們再度回到原初那出於神的新鮮。這就是能力。主知道自己「是從神出來」(3節)作這件事的。我不知道，這件事在你們身上有多大的影響，我認為沒有一個能力比將從神那裏來的新鮮顯在世上更大。你不覺得這是神聖生命能力的最大彰顯？在一個這樣黑暗的世界制度之下又有無底坑出來的濃煙，能遇見帶・屬天清新空氣的聖徒，那是何等的喜樂！這種新鮮帶給你我神聖的生命之氣。

我實在感謝神，在我幼年的日子中，我能有福分認識一位罕見的聖徒，我和她相識多年，從她身上發現許多屬靈的品性，使我印象深刻難以磨滅的一件，乃是在她面前感覺神。你在她的面前不需要坐多久，甚至有時走過她的房間，不過和她握一握手，你就感覺神的同在臨到你的身上。你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你就是這樣感覺到。不只我一個人有這種感覺，每一個和她有過接觸的人，都有這樣的見證。我要承認在那些日子間，我的裏面常常發沉，有時彷彿甚麼都不對勁。我只要走進她的房間，裏面立

刻感覺受到斥責，我感覺面對面的站在神面前，因此我又重新得·新鮮。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怎麼會立刻有這種恢復的呢？這當然不單是那些具有特別恩賜之人獨有的服侍。主願意每一個蒙恩的人都能將那使人從黯淡中重新明亮的生命分給人。請記得，我大膽的說，最能使基督徒的生命失去衝擊力、受到嚴重危害的，還不是那些具體明顯感覺的罪，乃是這一種裏面的黯淡和下沉。我們可能偶爾被過犯所勝，任何一個人都會，但是因為我們立刻就感覺，我們就會去求主的赦免，然而許多時候我們所以裏面黯淡多時，因為知道那不是罪，而漠不關心。這使我們在世人面前失去從神而來的銳利衝擊力，如果這一時候，能遇見一個使我們的裏面被提升的弟兄或姊妹，使我們再次恢復和神之間的交通，那是何等的有福！

【「你永不可洗我的腳」】那麼有甚麼路可循呢？它有兩方面：第一，我們和主之間必須沒有任何因爭執所造成的失和，而不立刻對付，因為我們和主之間一旦有了任何的不和諧，我們立刻就和這種使人靈裏復甦的服侍無分無關。無論是一件甚麼樣的事，都需要立刻解決，否則的話，我就沒法被主這樣用。這時我們非但不能給教會加上甚麼，反而成為教會的重擔；對教會非但不能裨益，反而使她受到虧損和累贅。我們如果要對教會有所貢獻，那麼我們和神之間的關係就必須透明。沒有任何的不和諧，這樣我們才能蒙主使用，使我們的弟兄重新恢復力量，能以抵擋世界。

第二，為了避免誤解，我要清楚的說明：這是一件互相服侍的事。主說：「你們也要彼此洗腳。」我們給人洗腳，自己的腳也得被別人所洗。許多時候，很可能主用你洗別人的腳，同樣，許多時候主也藉·別人洗你的腳，沒有一班人是蒙了主特別的揀選，專門從事替人洗腳——使人恢復和更新——的工作，正如沒有一個人能不在這世上行走，以致於不需要洗腳。像彼得一樣，沒有一個人有資格說：「我已經不需要洗腳了。我始終活在和主的交通中，已經纖塵不染；我能隨時禱告、傳道，無需這種服侍。」甚至對主說：「你永不可洗我的腳！」

教會中沒有這一種起等的弟兄，無需更新的服侍，這是每一個神的僕人所最需要的。終日在工廠或廚房裏忙碌的人，如何需要這一種使裏面重新得以明亮的服侍；同樣，終日為教會的事工辛勞的人，也需要重新得靈裏的新鮮和明亮！我們極需要裏面的恢復，雖然我們常常自慰，以致忽略了這件事。不管我們所從事的是明顯的俗務，或是所謂屬靈的事，世界總包圍·我們，包圍得那麼緊，因此我們時時刻刻需要弟兄或姊妹使我們的靈能舉起，和神有新鮮的接觸，更新我們裏面屬神的能力。

所以，這是一個很簡單的身體的原則，我們一直需要從同作肢體中重新得力，也要便同作肢體的從困乏中得·復甦。我們越隨神前行，就越感覺需要弟兄。以這一面的服侍而言，沒有一個人的服侍是無足輕重可以缺少的；也沒有一個會達到一種境地，可以不需要這一種服侍。我向神禱告，求神使用我能使那些靈裏疲憊的人得·復甦；同樣我也求主使用弟兄在我靈裏衰弱的時候，使我重新得力。倘若主藉·一位弟兄，為我除去沾染在我身上使我裏面黯淡的塵土，以致我又重新得力，他所給我的服侍，就是基督在我身上的服侍。

我所用的這些簡單的比喻，加起來成為一道抵擋世界的陣線。這不是一件小事。如果我們肯相信並實行這一件事，我深信這將使我們擁有足以使撒但堅強的營壘戰抖的力量。主說：「你們既知道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倪柝聲《不要愛世界》

我的律法在他們心上

在前面幾章中，我們已經構成一幅「這世界」的圖畫，它不僅是一地方，也不僅是一種人，它實在也不僅是一些物質的東西，乃是一種屬靈氣的系統，而它的首腦就是神的仇敵。「這世界」是撒但的傑作，並且我們已經說過牠正盡其全力和機智要使世界繁華。目的何在呢？乃是要俘擄人，使人歸牠，並向牠忠誠。撒但有一個目的：要在普世人的心中建立牠掌權的範圍。牠雖然明知這種掌權只不過片時而已，但牠仍以此為目的。時代越過越近末期，撒但亦罄其所有，傾其全力以赴，神子民的苦難因而越過越加劇。因為神的子民在這地上是一個客旅，是寄居的，他們在世界卻不屬這世界，因此他們處境艱難。他們為了減輕屬靈的緊張，往往想借重環境上的遠離。人若能離世全然與主同住，那是何等的美好！

但是這顯然不是神的旨意。因為在主向父的禱告中說：「我不求你叫他們離開世界，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約十七 15)。保羅在這一點上，也有同樣的思想。當他為·某一件事勸哥林多的信徒，不要與那等罪人交往，他怕人對他的話有所誤解，立刻加上進一步的說明。保羅不要他們採取隔離政策，他們不該和世界上的罪人隔絕，包括哥林多前書五章裏面所提的那幾等罪人在內，因為要那樣作，除非離開世界方可。他說：「我先前寫信給你們說，不可與淫亂的人相交。此話不是指這世上一概行淫亂的，式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這樣，你們除非離開世界方可」(林前五 9~10)。

【與世人來往】所以從保羅的話中，我們能清楚看出，我們不只可以，而且應該和世界保持相當的關係，因為世人是神所愛的。問題就在我們和世人究竟應該來往到甚麼程度？可以涉入到甚麼地步？我們都同意，我們和今世事物不得不有一些接觸，但必須有一個限度；在這限度之內方屬穩妥，越過這界限就有摸·撒但的危險。

我不以為我們會把這個問題·重得過分，因為它的嚴重性和危險性都那麼實在。假若有一天你不幸患了一種很嚴重的疾病，引起極大的痛苦，以致醫生不得不用嗎啡或海洛英給你止痛，你豈不立刻警覺到使用這藥物將產生癮的危險！雖然你遵照大夫的指示，接受他的治療，但你是戰兢恐懼，小心翼翼的，並且為這事禱告，因為你知道在這種藥物裏有毒性，會支配人。尤其是治療的時間如果拖長，危險就更大。

每一次當你摸·今世的事物，我們無法不常常摸·——我們應該比患病時用嗎啡更戰兢恐懼，因為今世的一切事物背後是鬼魔。在生病時大夫不得不用鴉片作治療，如同今天我們生活在世上，也不能不和世界發生關係，無法不作生意，或從事某種行業，或受雇作職員，以維持生計。我們不知道能夠接受這種危險的藥物到甚麼程度，還不致形成毒癮；同樣，我們也不知道我們能從這世界賺多少接，用多少世物，在職業上和世界發生多少關係，尚不致被世界所鉤住。我只知道每一件世事的背後都有撒但的能力。因此，每一個基督徒對於這世界的靈必須有清楚的看見，好認識它是如何不斷的暴露在危害之下！

也許你們會覺得我說得太過。也許你覺得這是講道的好比喻，但無論如何，·實有太過之嫌。然而當你一旦看見了這世界和它背後那邪惡的勢力，你就會看世界像鴉片，在世界背後的邪惡勢力，用此來引誘並俘擄人。那些眼睛蒙開啟認識世界真實性的人，當他們每一次摸·今世事物的時候，無不戰兢恐懼的仰望主。他們知道他們隨時隨刻有被撒但纏住的危險。正如初初用麻醉劑，因它能使劇痛頓減，往往受到歡迎，但是沒有多久，使我們發病的就是這麻醉劑，沒有它就叫我們痛苦；同樣我們在主的權柄之下來用今世的事物，也是合法的，但是我們若不加注意，今世的事物就會成為我們跌倒的原因。只有蠢人才會對險境漫不經心！

難怪我們都羨慕施浸約翰，如果我們能像他那樣隱退到曠野去，遠離城市，過那種最簡單的生活是何等的好！但是我們和他不一樣。因為主差遣我們到世上去，和主同腳蹤——「也吃也喝」。因為神甚愛世人，所以祂吩咐我們要「傳福音給萬民聽」；這「萬民」自然包括我們天天所接觸的人在內。

因此，我們在這裏就面臨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我們曾說過和世界的接觸必須有一個界限。假定神已經為我們劃了一道分界線，那麼我們若不越過這極限，留在線內就安全；一旦逾越就十分危險。問題乃在這分界線究竟何在？吃、喝、嫁、娶、養兒育女、耕種、買賣，……既是必須的，那麼要怎樣才能不被玷污？怎樣才能和神所深愛，甚至將祂獨生子賜給的世人來往，卻仍保守自己不受世界的玷污？

【信靠保惠師】如果主替我們規定，每個月可以買多少，賣多少，立下一個界限，那麼問題就很簡單了。人人都能有所遵循。超過某一金額的就是屬世的基督徒，不到所規定金額的不屬世界。

但是主從未給我們這種規條，所以必須不斷投靠祂。主為甚麼不給呢？我相信主的美意是不要我們受條規的捆綁，要我們時時刻刻受另一種約束：就是祂生命的約束。倘若主曾給我們成套的規條要我們遵守，那麼我們可以小心翼翼的持守。事實上，我們的責任遠比這個更簡單、更直接，我們只要保守自己住在主裏面，就能遵守祂的律例。所以我們只要保守與主有繼續不斷的交通。如果我們在生活中不斷和神保持親密的交通，那麼當我們快到那個界限時，我們裏面的聖靈，會不斷的提醒我們，這是極可靠的。

我們在前面曾說到敵基督的國不久將顯出。約翰在他的書信裏曾對「小子們」論到這世界上的事(約壹二 15)，接·他警告他們說：「你們曾聽見說，那敵基督的要來，現在已經有好些敵基督的出來了。」(18 節)面對·這些事實和那險惡的「敵基督者的靈，你們從前聽見牠要來；現在已經在世上了」(四 3)。他們該怎麼辦呢？這些簡單的小子們，怎樣分辨靈的真假呢？他們怎麼能知道那一地方是穩妥的可以去，那一個地方是非常危險的呢？

約翰給他們的回答非常簡單，簡單到一個地步令我們不敢相信。他說：「你們從那聖者受了恩膏，並且知道這一切的事。……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他們心裏，並不用人教訓你們；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訓你們。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住在主裏面」(約壹二 20, 27)。這當然是指·主耶穌應許祂門徒的真理的靈說的，祂來了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並且要引領他們進入一切的真理(約十六 8, 13)。

神知道任何一件事的安全極限，是我們所不該越過的。雖然神沒有將這些極限標明，讓我們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是確定的，那就是保惠師必然知道，撒但可能也知道。我們怎可不信靠保惠師呢？倘若有

時我們將要逾越，難道我們不能立時轉過來倚靠祂，使我們裏面做醒過來，知道那危險麼？

【矛盾的生活】關於這一點，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七章裏面，也曾給我們進一步的指引，他說：「弟兄們，我對你們說，時候減少了；從此以後，那有妻子的，要像沒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樂的，要像不快樂；置買的，要像無有所得；用世物的，要像不用世物；因為這世界的樣子將要過去了。我願你們無所掛慮」(七 29~32)。他雖然論到好幾件事，但顯然有一個共同的因素，支配每一件事，那就是「時候減少了。」使徒說，當我們生活在這種特別受壓的日子，唯一能使我們受到保護的，就是持守那原則——有妻子的，要像沒有妻子；用世物的，要像不用世物的。

那麼保羅在這一點上，是否自相矛盾呢？他在以弗所書第五章吩咐作丈夫的，要愛他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而在哥林多前書第七章又說，有妻子的，要像沒有妻子；保羅的說法豈不使我們困惑，我們怎能一面愛妻子，如同基督之愛教會，而另一面又作到有妻子的，要像沒有妻子？怎能調和這兩個極端呢？首先我們必須說，惟有基督徒才能過這一種矛盾的生活。也許保羅所說的，「要像沒有……」，能給我們提供一點線索。這句話告訴我們，問題並不在於外面，問題乃在於裏面的態度，我們的心究竟忠於甚麼？一個在基督裏的人，乃是從裏面得了釋放，並非在外面改變他的行為。他們能歡歡喜喜生活在以弗所書第五章裏面所說的光景，雖然是有妻子的，用世物的，但因·他們身上沒有世界的靈，所以能像沒有妻子的和不用世物的人一樣。

天然的人往往容易走極端，他若愛世物，緊緊的抓住他所有的，被世物所支配；他若熱心宗教，往往輕看世事、世物，甚至拋棄一切。但是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和屬天然的人全然不同。基督徒解決問題的辦法並不在於外面的禁絕世事或拋棄世物，乃是從裏面蒙拯救，脫離世事、世物的轄制。基督徒並不離絕妻子，對妻子的情愛也未消滅，只是作妻子的和作丈夫的不再受情愛的轄制。同樣原則，雖然使我們哭泣的難處還在，但我們已不再受那難處的轄制。使我們喜樂的原因還在，但我們裏面有一種內在的勒住，叫我們不使自己任由虛空的快樂所箝制。雖然我們還繼續買或賣，一如往日，但是我們從裏面得了釋放，使我們不再受這些事的捆鎖。這些雖然都還在，但這一切對我們卻如同無有。

我們有時談到要像約翰那樣，在地上維持耶穌基督的見證。要記得耶穌基督的見證並不在於我們能講些甚麼，問題乃在於撒但對我們怎樣說。神將我們安置在這世界中，祂常常把我們放在非常艱難的環境中，我們往往受到一種試探，覺得世人的處境遠比基督徒容易，他們的日子好過得多。這正是因為基督徒在這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四圍的每一點對他們都是陌生的。游泳的人雖然能縱身潛入深海，他若沒有潛水衣和氧氣裝備，就無法在海底多留片刻，因為海的深處壓力太大，而且必須賴空氣方能生存。他因·任務的需要，在適當的配備之下留在深海工作，他並不屬於深海，也無法在深海過生活，因海和他無關。

因此使我們解決和世界之間的問題，並不在於外面行動的改變。有人甚至以為我們不為明天打算，就是屬靈的標記。說實在的，那不但不屬靈，且是愚蠢。我們該怎樣為我們的需要有所預備，我們要到末一章時去說它，但是神的話很清楚的說到，我們要用世物，我們要吃、要喝、要買賣、要耕種，我們也該喜樂，有時也免不了要哀哭，然而我們不該把這些事用到極限。要認識和這世界的關係，及使屬靈生命受到危害的地方。因此無疑的，我們得學習在保惠師溫柔的引領和禁止之下，步履謹慎，事

事小心。

【我們是屬神的】主耶穌乃是從上面來的，祂能大膽的向人挑戰說，這世界的王將判，牠在我裏面是毫無所有。顯然界限不在祂所站立的地，乃在祂的心中。同樣，我們在這個地上所遇見的一切，只要是從上面來的，對我們都是穩妥的，如同主自己是穩妥的一樣。神在操縱・那供應我們屬天空氣的幫補(pumps)。神將屬天的生命不斷的供應我們，使我們在地上不致於窒息。因此一件事若是屬靈的，是出於神的，無須我們掛慮不安，亦無須藉人力保全。主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僕必要爭戰。」感謝主，祂的臣僕無須爭戰，因為祂的國不屬這個世界。

神對我們也能放心，因為祂能對祂的聖靈放心。我們可以這麼說，不可能有一種低品質的屬靈生命，因為屬靈的生命是神自己的生命。屬靈生命絕不會被壓倒，除非神自己，神從不為這事辯護。祂把一切交給保惠師，讓保惠師帶我們進入一切的真實。「小子們哪，你們是屬神的，並且勝了他們，因為那在你們裏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約壹四 4)。

約翰說過了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的手下之後，在同一節聖經中他給了我們一個極穩妥的保證：「我們是屬神的」(約壹五 19)。感謝神，我們是屬神的！我們還能發現更有福的事實，來和這醜惡的世界抗衡並勝過它麼？我們這些信主耶穌之名的人，「不是從血氣生的，不是從情慾生的，也不是從人意生的，乃是從神生的」(約一 13)。感謝神，因為我們是從神生的，所以那惡者就無法害我們(約壹五 18)。

簡單的說，遍地滿了撒但的勢力。人若在聖靈裏行走，順從神那裏來的恩膏，對祂的感覺不失去敏銳，那麼撒但的勢力也就煙消雲散。神為我們畫了一道安全線，就是神的同在，撒但就無計可施。神若佔有一切空間，撒但還有何地可站？

我們向神是否如此絕對？撒但能否為你我作見證說：「我對這人毫無辦法！」——倪柝聲《不要愛世界》

來世的權能

希伯來書六章五節裏面那「嘗過……覺悟來世權能」，到底是甚麼意思呢？我們自然都同意，那將要來到的美麗永世，是我們今日所期待的。那時候，這已經在我們中間的國度，神要藉・祂的靈所顯出的大能作為，使它被眾人看見，並且無人再能抗拒。那時「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啟十一 15)。但那如今我們還不明白，而只能淺嘗；到了那日才能盡享的權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顯然這來世的權能是我們今天所能接受並享用的，因為使徒說「嘗過」，嘗字所包含的，自然不僅是客觀的思想和分析，乃是主觀的經歷。這些權能不過是將要來到的那國度盛筵的開端，今天所有的不過是淺嘗而已，將來才是大大的享受。

我們可以引多處聖經說到所仰望的國度。彼得前書一章五節說：「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路加對於將來在永世裏永遠的生命，也有一番新鮮的描寫(路十八 30)，希伯來書四章九節，說到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為神的子民存留；那時我們這必死的身體要得贖，屬血氣的身體要變成靈性的身體(羅八 23；林前

十五 44)；到了那日，人不致再絆跌，所有絆腳石都被挪去(耶卅一 9；賽五七 14；六二 10)；那時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神(耶一 34；來八 11)；並且認識耶和華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如同水充滿洋海一樣(賽十一 9；哈二 14)；這一類的福氣今天我們在基督裏不過稍稍預嘗，那豐滿的經歷還有待於來世。

【權能的失去】下列思想和我們現在所注意的點，關係更直接。希伯來書的作者將詩篇第八篇裏面的話，應用在我們主耶穌的身上：你「叫萬物都服在祂的腳下」。接·他又坦白的表示說——以我們的經歷而論，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只是如今我們還不見萬物都服祂」(來二 8)。在這兩個對比的說法之外，我們必須把主在路加福音十章十九節的話加上，主說祂已經將權柄賜給祂的門徒，他們可以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這正是我們今天所預嘗的來世權能，但完滿的得·還在於將來。

在同一章福音書裏面主又說：「我曾看見撒但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路十 18)。從啟示錄十二章九節來看，這彷彿是一件將來的事。但是就·教會為主作見證的這一個觀點來看，主的話明顯的指明，這是一個今天的事實。到了啟示錄的末了，約翰蒙指示，看見撒但被捆綁一千年(啟廿 1-4)。但主在福音書中論到「壯士」時，說到牠已經被捆綁，因此我們可以搶奪牠的家財(太十二 29)。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說明。今天我們既得·了救恩，有了永遠的生命，那麼我們自然也應該在今天就預嘗來世的權能。這件事雖然還不能讓整個受造之物都認識，因為來世的權能明顯是十字架和復活的基督所帶來的果子，但是起碼在原則上它應該是教會今天所擁有的。

神永遠的旨意是和人不能分的。「神說：我們要照·我們的形像，按·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一切。」神原意是要人有權能，能夠執掌、管理並支配其他受造之物。我們不能說救贖是神原先所計劃的，或者說是神計劃中的一部分，因為神從未要人墜落，更無意要人滅亡。創世記第三章中所記載的，不過是人的歷史，並非神對人的計劃。一個建築工人在工作時，不幸從五樓摔了下來，難道你能說這是建築師設計中的一部分！

不，神原初的計劃是要人掌權，掌權的範圍乃是全地(創一 26)。問題並不在天上，乃是在地上，神要人治理這地(創一 28)。為甚麼要治理呢？倘若沒有需要征服的勢力，又何須治理呢？再進一步說：將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創二 15)。看守一詞在希伯來文有防·的意思，神安置亞當使他防·神的樂園，不讓仇敵靠近。

創世記一章二十六節那裏說：神要人治理全地，在他所要管轄的範圍中，包括·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而事實上，人第一件失職的事，就是未能管轄爬物——蛇。因·人的失敗，撒但得以在人的裏面，得·了支配全地的合法權利。不錯，神使牠終身吃土，那是全地最低下的(三 14)。這塵土究竟是指甚麼？要記得亞當就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的。因此，按肉體來說，人今天是在撒但的權下。神的片頭今天得·了很確定的權利，可以管轄那些憑天然生命而活·的人，並支配他們的一切。因此人天然的生命正是撒但在地上活動的據點。這世界之所以屬撒但，並且撒但能轄管人，就是因為牠在人裏面得·了主權，這一點連神都未加駁斥。因·亞當的失敗，撒但對舊造得·了十足的權利。

倘若要撒但在我們身上不再作工，必須先除去牠在我們身上的立場。因此神藉·救贖來應付這個局面，祂並不直接對付撒但，祂乃是對付整個舊造——人和牠的世界，以及世界中的一切，將舊造清除，使撒但無合法的地位。撒但的被傾覆，並非由於神直接的擊打，神乃是間接的藉·基督的死，挪去人

所給撒但的權柄，使撒但不能夠再支配人、管轄人。那就是「我們的舊人和祂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羅六 6)。

【權能的恢復】讚美神，如今撒但在我們裏面已經再無任何權勢。但這只是一個消極的事實，還有積極的一面。神不只在消極方面，藉·除去舊造，清除了阻擋祂永遠計劃的難處，祂又藉·所帶進的新造——祂的新人，取得了成全祂旨意一切所必須的。「基督既從死裏復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祂的主了」(羅六 9)。在創世記第一章裏面所啟示的神永遠旨意，到第三章就失去了，但並非永遠的失去。神在頭一個人身上所沒有得·的，如今在第二個人身上得·了；並且如今這第二個人已經在寶座上。難怪希伯來書的作者能大膽的引詩篇的話說：「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詩八 16；來二 6~9)。如果神造人類是為·滿足神的需要，那需求已經滿足，神已經得·了祂所要得·的。

到了這裏，我們看見創世記第一章、詩篇第八篇和希伯來書第二章連為一致了。詩篇第八篇無疑是歌唱神在人身上計劃的一首詩。但是希奇的一點，是作詩的人並未因·人的墮落而岔出去，他堅定的重述神原初的計劃，「你使他管理……」(創一)神的計劃絲毫沒有改變。更希奇的是作詩的人不只在開始的時候讚美神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到了結束的時候讚美神的聲音又爆發出來：「耶和華我們的主阿，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仇敵已經盡其所能的施其詭計，人已經被擄，向神褻瀆。如果是你我來寫這篇詩；第九節必定是一個悲痛的歎息：「可歎！人墮落了，一切盡都喪失！」詩篇的作者卻不是這樣。他彷彿完全忘卻曾發生過的墮落，他連提都不提。他的思想跨越救贖的歷史，又回到神原初榮耀的計劃，因而歡呼讚美，「何其美！」亞當和夏娃可以墮落，但他們不能轉變神最終要藉·人使仇敵傾覆的計劃。神的旨意永不改變，神的榮美必要顯出——在甚麼地方顯出？在全地上。

神的旨意並不單單成就在人子身上，還要在眾子身上成就，因為祂要帶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去。作詩的人認真的說到這一個事實。雖然仇敵盡其所能的施其詭計，但牠從人所盜取的權利，並非可以永保無虞的。一直到今天，還有一些人是牠不敢摸的。「你因敵人的緣故，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詩八 2)。無須倚靠雄獅猛將，因為連吃奶的和嬰孩已足平定仇敵的眾軍。

我們已經說過，希伯來書二章的靈感得自詩篇第八篇，但比詩篇第八篇更進了一層，他肯定的說過神在祂創造中的旨意和所要達到的目的，接·又說了一些。回顧因·人的失敗所帶來的黑暗，怎能想到神榮耀的旨意還有成全的可能，但神在救贖裏的恢復，正是針對·祂的旨意。雖然由於環境的需要產生了救贖，但神原初的計劃並未改變。神並未放棄祂的目標。再從作者的觀點來看，既看見十字架的得勝，他就更堅定了作詩的人的信心。因此墮落並未使神失去祂的旨意，因為祂在基督裏得·了祂所要得·的。

是的，仍然是原初的計劃：「沒有剩下一樣不服他的」(8 節)。從外面來看，也許會叫我們不敢承認這事實，連作者自己也說：「只是如今我們還不見萬物都服他。」但是他不顧眼前的光景，堅定得勝的一直往前看：「惟獨見那成為比天使小一點的耶穌，因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叫祂因·神

的恩，為人人嘗了死味」(9 節)。接·他又加上一句堅強無比的話說：「祂……特要藉·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14 節)。

人在地上該為神所作的，卻因·墮落而失職貽誤了，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都已經成全了。祂為一切嘗了死味(原文是為一切，不單是為人人)，意指主不單是為人的救贖而死，乃是為·受造的全體，從這裏再往上看，乃是為·恢復神要完全解決屬撒但的世界系統的旨意。

【預嘗來世的權能】因此今天教會在神的面前有確定的責任，要在惡者的疆土上使人看見基督的得勝。如果要有一個見證對·執政的、掌權的，如果基督主宰權柄的衝擊能力，藉·十字架顯在屬靈的境界中，那麼首先必須藉·十字架除去那假冒者撒但在我們心中所佔據的立足點，使牠遭棄絕，被趕逐。因為神的目的仍然是要人管轄。今日我們為祂工作，不能單單在傳福音這一件事上，福音的傳揚乃是為·廢去創世記第三章所帶來的後果，自然單就這件事情來說，已經夠美好了。但神願意我們回到創世記第一章。神要我們在基督裏，重新得回管轄祂仇敵的地位，藉此使地得以恢復歸神。這正是為甚麼保羅說：「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羅八 19)的原因。

從人的需要來說，救恩是必須的，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我們這些作神僕人的人，如果只為·人的需要而勞苦，那我們就忽略了神之所以創造萬有的最初目的，那並不是為·人乃是為·祂自己。正如我們所說過的，人的受造乃是為·滿足神的需要。如果今天我們進一步要滿足神的需要，那麼我們就必須起來對付仇敵。我們必須為神的緣故，從撒但那裏奪回他所騙取的權利，將牠從牠的疆界中趕逐，搶回被牠劫掠的擄物。我們的問題，不單是在搶救靈魂的事上作了些甚麼，乃在於執政掌權者的領域裏，我們作了些甚麼。為此，我們不能不付代價。

許多時候我們能感動人，卻無法搖動撒但。原因很明顯，對付撒但要出的代價，遠比救人靈魂巨大。這需要我們的靈向·神絕對，這一件事就是使撒但失去牠在我們身上所要得·的地位。這一件事的代價極重。因·神對失喪之人滿有憐恤的大愛，祂往往容忍並忽視祂僕人們身上那些明顯的軟弱和失敗。為·拯救靈魂的緣故祂可以如此，但是等到我們要對付那惡者的時候，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邪靈能一眼看見人的見證。牠們能夠指出心不絕對和不真誠而有的妥協和摻雜。牠們能洞悉我們把價銀私自留下了一部分。牠們能看穿我們，絕不受外表的欺騙。牠們知道甚麼人可以不必放在心上，根本不吶懼；另一面，牠們清楚知道，在某些人身上除了逃遁以外毫無別的办法。惡鬼會向趕鬼的人說：「耶穌我認識，保羅我也知道；你們卻是誰呢」(徒十九 15)？因為牠們曉得甚麼時候該戰兢。我再說，我們主要的工作乃是要使仇敵傾覆，因此人對我們的讚美遠不如仇敵為我們所作的見證。

但是我再說，這一種向·執政掌權者的見證所需的代價，乃是向·神絕對的投靠和降服。寶貴自己的見地和願望，喜悅自己的道路和揀選，無異將更大的利益送給仇敵。簡單說，這一場輸定了。也許在別的方面，還可以讓我們有一點個人得失的考慮；我不敢說，一定有顯然的損失。但在對付仇敵的這一件事上，絕對是這樣。如果我們向神不絕對；就一事無成，因為我們的不絕對，使神對仇敵也無能為力。

因此我再說：這裏的要求極大。你我今天在地上向神是否絕對？是否將自己完全交給神？因為這樣，我們是否今天就嘗到那即將來臨的榮耀——來世的權能？今天我們是否向今世的王索回那原本屬於神

的領土呢？—— 倪柝聲《不要愛世界》

奪回被擄掠的

「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神永遠的旨意是要人掌權，而非別的受造之物。因此我們理當對世上的罪人滿有憐憫心腸，而且在這轉眼將逝的恩典時期，引領失喪的人歸回救主，是我們今日奪回撒但擄物的唯一方法。撒但的擄物就是人，因此搶救靈魂是一件重大的事，我們不容忽視。

關於傳福意一事，我已在一本書中提起(《這人將來如何?》(What Shall This Man Do?) London 1961)。因此在結束專論世界一事的本書中，我要從撒但所轄制的物質世界，來看如何擄掠壯士，我們將從錢財方面來看。

【將撒但的物擄給神】錢財是與神為敵的。神的話論到錢財時說它是瑪門，或不義的錢財。主說：「……要藉·不義的錢財結交朋友……」(路十六 9)。主所說的不義的錢財，自然不是指用不義的方法所取得的錢財，祂乃是指錢財的本身是不義的。主所說的不義，既非指獲取錢財的方法，也不是將錢財用之於不義，祂乃是論到錢財的性質。錢財的本質是惡的。我們常常聽見人說，這錢是乾淨的，或者說這是髒錢；但是在神的眼光中，是錢就是髒的。只有認識神的人才認識錢的性質，他知道錢在本質上是邪惡的。

你如果不清楚一件事的性質，只要問那件事使你與神更近呢？或者引你遠離神？錢財總是使人離神更遠。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三節那裏，我們能清楚看見主所立下的原則，我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我相信許多人能體會事情確是如此。因為經驗告訴我們，錢財和神從來不在一起，因為錢財總是敵擋神的。

我們自然可以對主所說的瑪門作廣義的解釋，說它代表一切與神為敵的事物。但使徒保羅卻說得最徹底，他說：「但那些想要發財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網羅和許多無知有害的私慾裏，叫人沉在敗壞和滅亡中。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前六 9~10)。換句話說，錢財唯一的能力就是使人遠離神而失迷。

世界的要素是錢財。你一摸·錢財也就摸·世界。錢財既然是屬世界，而我們又不能不摸錢財，那麼，我們要怎樣才能既作買賣，和全屬世界的銀錢有往來，卻不捲入世界，和撒但毫無關係？再進一步說，今日事事全需要錢，無錢甚麼事也辦不成，那麼要怎樣才能使那用以建造敵基督國度的主要成分，轉過來建造基督的國度呢？

那投了兩個小錢在聖殿庫裏的窮寡婦，所以蒙到主的悅納，並承受主特別的稱讚，是因為她將從撒但的國度中所奪回的，投入神的國度，因此得·主的稱許。現在我們要問怎樣才能有這種轉變？我們怎能使本質是不義的錢財，用之於建造神的國度呢？你怎能確定在你錢囊中的一切款項，和世界之間的關連已經全斷？你敢不敢說，你所有的錢，沒有一分登在撒但的帳上？

當日羅馬的錢幣上有該撒的像。主說：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我們怎麼使錢和該撒分開呢？錢是今世

之物。它是這世界系統中極重要的一部分。怎樣才能將這屬世界之物從世界中分別出來，將它獻給神，為祂所用？

【擄掠錢財的壯士】在舊約時期有硬性的原則，是一成不變的：「一切永獻的，就是人從他所有永獻給耶和華的，無論是人，是牲畜，是他承受為業的地，都不可賣，也不可贖；凡永獻的是歸給耶和華為至聖」(利廿七 28)。換句話說，凡獻上給神的，再不能作別用。當日所獻的如果是羊，乃是將牠作為犧牲，獻給耶和華，牠不再留在羊群中，使牠生養小羊。正如二十九節說：「必被治死。」牠的治死說出牠的蒙悅納。

一切獻上給神的錢，亦必須應用死的原則；那就是說，以世界而論，它已不再存在，以我而論，它再不我屬。當主看見那窮寡婦將兩個小錢，就是一個大錢，投在聖殿的錢庫時，主說：她是把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她投上的是她的生命。許多人所投上的不過是錢財，她乃是將生命和錢一同都投上了。換句話說，那兩個小錢不再屬她所有的時候，她的生命亦不再屬她，她獻上的乃是她的全部。

倘若你要你的錢財從世界中出來，那麼你的生命必須從世界中出來。如果你還保留你自己，你所獻上的一切，對神而言，毫無真實價值可言。你不能打發你的錢財從世界中出來，自己卻留在世界，你必須帶·它們從世界出來。

因此要將錢財從撒但的境界，轉到神的境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裏面包含·生產之苦。認真說，使人從撒但歸向神，要比錢財從撒但的境界轉到神的國度容易得多。因為神的恩典，即使我們自己向神忠誠不夠絕對，仍能帶人得救；但要使錢財從世界中出來，就沒有這麼簡單。要使我們那本質上是邪惡的金銀，使它轉變合乎聖所之用，必須有極大的屬靈能力。錢財像人一樣需要悔改(轉變)。亦像人一樣，能夠更新。單單將錢財投入奉獻箱，並不能在本質上改變，你所獻上的錢。除非你的生命和你的錢財一同從世界中出來，否則你無法使你的錢財從撒但的國度中得釋，使它轉歸神的國度。你為神所作一切事工的屬靈價值，幾乎完全根據你處理的錢財已否從世界的系統中釋放出來。我要問你，出來了沒有？你能否說，你手中錢無一文屬世界？你能不能說，你的錢不再是這世界(Kosmos)的一部分？因為它已轉變？你願否對神說：「我願將我所有的錢，無論是勞力賺來的，或人贈送的。全都轉變屬你？」

在保羅身上這原則非常明顯；他對哥林多人說，我們所要的是你們，不是你們的錢。對於在患難中受大試煉的馬其頓人，他們在極窮之間，格外顯出樂捐的厚恩，他為他們作見證說：他們「先把自己獻給主」(林後八 5)。保羅曾深受舊約的薰陶，他知道凡到耶和華面前來獻禮物和祭物的人，他們是和所帶來的禮物一同獻給神。這是他如此講論的根基。

有一句話聽來令人震驚，但事實確是如此，那就是可供神用的錢有限，撒但的錢卻無限。也許你要說，這豈不是和聖經所說，金和銀都屬耶和華的相矛盾？但是主親自說過，有的物屬該撒，有的物屬神。自然，神既是造物之主，一切均屬於祂，然而今日神的庫存有限，因為愛祂，將自己獻上，並積財寶在天上的人不多！如果我生在舊約時代，我可以算出聖所中有多少錢。我先將所數點的以色列人的數目，乘以半舍客勒銀子，這是贖命的銀子(出卅 11~16)。此外再加上以色列人頭生的男子超過利未人的數目，每人取贖銀五舍客勒(民三 39~51)。將兩下相加，再加上以色列人還特許的願，按聖所的水平，估定的價銀(利廿七 1-8)。所以神的錢數決定於神百姓的數目。神聖所中庫存的極限，完全根據向祂忠誠

的百姓之多寡。

【致富之道】現在你我要回答一個重要的問題：你我今天所接觸的錢，是聖所中的舍客勒呢？還是不義的瑪門？無論甚麼時候，當我收到一塊錢，或賺到一塊錢，我必須切記立刻將它從世界的平，調換成按聖所的水平。錢能毀人，但錢亦能成為人的保護。不要輕看錢，在這方面它的價值太實在了。它在神的手中能有大的用處。倘若你自己全心全意從世界中出來，神若願意，會在你出來的時候不致於空手，卻要帶許多財寶和你一齊從世界中出來。以色列人從埃及出來的時候，他們帶許多財寶。他們將埃及人的財物奪取了，這些金器、銀器，日後成為建造會幕的材料。他們亦曾一度以其中的一部分造了一個金牛犢，因此招惹神的憤怒，而被神棄絕。但是有一件事是明顯的，當神的百姓離開埃及的時候，至少會幕的材料，亦和他們一同離開埃及。埃及的金、銀、銅、細麻、……全都轉變獻上為神的聖所之用。

倘若你能看出在舊約時代中尚且有這一個實際，那麼新約時期中的標準豈不更高！新約裏面的理財之鑰乃是我們不將任何東西扣在自己的手中。「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路六 28）。這是主親口說的。主未說：「積儉方能致富！」主的意思是要達到豐富的神聖原則是給出去，而不是儲存起來。神要我們在獻上財物的事上，作得勻稱，而不是隨意而為。換句話說，祂要我們不是照一時興極，或根據情緒的催逼，而是根據與祂在這事上所立的約，並且持守不渝。

這是因為我們看出，真正擄掠撒但家財的祕訣，乃是在於個人向祂的奉獻。我們若不獻上自己，卻想要得贖脫離世界，那是緣木求魚，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使徒保羅說：「並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林前六 19~20）。無論你我從事何種行業以維持生活，或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賴神子民的餽贈以養生，擺在我們面前的路只有一條，並非兩條。我們同樣是將自己獻上給神，在地上是祂的見證人。認為只有傳道人所作的才是聖工，作買賣的就不是，在神眼中毫無地位。這是一種錯誤的想法。問題並不在於你我所作的是甚麼工，乃在我們生活的中心是不是神。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你們從那聖者受了恩膏，要按這恩膏而生活。將你自己獻給主，全然並絕對的為祂活，你就會看見，以你而論，凡屬你的一切，已從撒但的帳簿中刪除，轉入神的帳戶。「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倪柝聲《不要愛世界》

與世界的分別

今天，我們要對初信的人，講到與世界的分開。關於這一個問題，在聖經裏的命令是相當多。在舊約裏的榜樣和教訓也是相當多。像巴比倫、像所多瑪、像迦勒底的吾珥、像埃及，都給我們看見，人應當與世界分開。與世界的分開，是有好幾方面應當分開的。埃及代表世界的快樂；迦勒底的吾珥代表世界的宗教；巴別塔代表世界的混亂；所多瑪代表世界的罪惡。人應當脫離埃及，人也應當像亞伯拉

罕一樣從迦勒底的吾珥出來。羅得到了所多瑪，以色列的國民陷在巴比倫，都應當從那裏頭出來。聖經裏，用四個不同的地方，來代表世界；同時把這四個拿來給神的兒女看，人該怎樣脫離世界。我不知道你們出去所碰·的初信的人是甚麼樣的人，如果有人好像是有一點屬靈的知識，有一點屬靈的背景的，不妨把這四個完全提起。普通的時候，我們提起埃及就夠。

讀經：

「於是摩西、亞倫被召回來見法老，法老對他們說：你們去事奉耶和華你們的神，但那要去的是誰呢？摩西說：我們要和我們老的少的，兒子女兒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帶去，因為我們務要向耶和華守節。法老對他們說：我容你們和你們婦人孩子去的時候，耶和華與你們同在吧！你們要謹慎，因為有禍在你們眼前，不可都去，你們這壯年人去事奉耶和華吧！因為這是你們所求的。」於是把他們從法老面前攆出去。……耶和華對摩西說：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這黑暗似乎摸得·。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烏黑了三天。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見，誰也不敢起來離開本處，惟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法老就召摩西來，說：你們去事奉耶和華，只是你們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們的婦人孩子可以和你們同去。摩西說：你總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給我們，使我們可以祭祀耶和華我們的神。我們的牲畜也要帶去，之一啼也不留下，因為我們要從其中取出木，事奉耶和華我們的神。我們未到那裏，還不知道用甚麼事奉耶和華。」(出十 8~11、21~26)

「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黃昏的時候，以色列全會眾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點血，塗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門框上和門楣上。當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與無酵餅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斷不可吃水煮的，要帶·頭腿、五臟，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點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燒了。你們吃羊羔當腰間未帶，腳上穿鞋，手中拿杖，趕緊的吃，這是耶和華的逾越節。……以色列人從蘭塞起行，往疏割去，除了婦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約有六十萬。又有許多閒雜人，並有羊群牛群和他們一同上去。他們用埃及帶出來的生麵，烤成無酵餅；這生麵原沒有發起，因為他們被催逼離開埃及，不能耽延，也沒有為自己預備甚麼食物。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正滿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耶和華的軍隊都從埃及地出來了。這夜是耶和華的夜，因耶和華領他們出了埃及地，所以當向耶和華謹守，是以色列眾人世世代代該謹守的。」(出十二 6~11、37~42)

「又說：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淨的物，我就收納你們。」(林後六 17)

【出埃及的預表(救贖的意義)】神要拯救以色列人，神所·重的點，乃是用逾越節的羔羊來拯救他們。神是要拯救他們脫離滅命者的手。人怎樣脫離滅命者的手呢？乃是藉·逾越節的羔羊。你們稍微看一點關於逾越節的事，神的使者出來擊打每一個埃及地的長子時，看見門上有血的，滅命的使者就越過他。如果門上沒有血，他的長子就被殺。

【得救的基本原因乃是血】所以，問題不在乎門的好或壞，不在乎門楣門框有甚麼特別好的地方，不在乎那一個家裏有甚麼好的地方，也不在乎那一個長子的行為是孝的，或者是不孝的。問題是有沒有血。沉淪和得救的分別，不是在乎你的家道如何，不是在乎你的為人如何；乃是在乎你有沒有接受血。得救的基本原因乃是血。不是你的為人，不是你的家道，這根本與你這個人沒有關係。

【救贖的結果就是出去】我們蒙恩得救的人，都是被血救贖的人。可是請你們記得，血一救贖，你就得動身，你就得出門。不是說你被寶血救贖了，就買一所房子住下去。乃是所有被血拯救的人，都得在當天晚上就動身。在半夜之前的時候，把羊羔宰了，用牛膝草把血塗了，就趕快吃飯。吃的時候，腰要束起來，杖拿在手裏，因為馬上就得走。

救贖的第一個結果就是分別，就是出去，就是離開。絕沒有說神把一個人救贖了，仍把他放在世界裏，放在那個老的地位上，叫他在世界裏再住下去。根本沒有這回事。每一個人一重生，一得救，就得把杖拿在手裏，就得動身。滅命的使者，一在得救和沉淪的人中間分別，你就得出去。滅命的使者一分別你，你就得動身出埃及，總得看清楚這一個預表。杖是為·走路用的，沒有一個人拿了一根杖躺在床上。杖不是枕頭，杖是為·走路用的。凡得·救贖的人，無論大人、小孩，都得拿·杖，在當天晚上出去。甚麼時候被血救贖，甚麼時候就作客人，在地上作寄居的、作客旅。甚麼時候被血救贖，甚麼時候就出埃及，與世界馬上就分開，不能再繼續住下去。

有一個姊妹，在主日學裏教一班學生。有一次她講財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她問他們說，你們揀選作拉撒路呢，或者是揀選作財主？財主，是今天享福，後來吃苦；拉撒路是今天吃苦，後來享福；你們揀選那一個？有一個小妹妹，大約是八歲，站起來說：我活·的時候要作財主，死了要作拉撒路。我告訴你們，許多人就是這樣。我需要得救的時候，靠·羔羊的血；但是羔羊的血救了我，我就更穩當的住在埃及。這樣，我兩面都有了。

請你們記得，血的救贖，是把你從世界裏救出來。你一被血救贖，馬上你在這一個世界，就變作是客旅、是寄居的。不是說不住在世界上，是說你和世界立刻有分別。在甚麼地方有救贖，在甚麼地方總是產生這一種的情形在他們身上。你甚麼時候得蒙救贖，就在甚麼時候變了你的路，你定規要離開世界。所以，血的分開，是血把死人和活人分開；血的分開，是把世界上的人和神的兒女分開。你不能再在世界裏。

不是等了多少年，這一個人才和人有分別；乃是當天晚上，人一得救，就得與世界分別。人不能說，我得救之後過多少天，等想定了才出來。你是基督徒，你是屬乎主的，你必須離開埃及，必須與世界分別。

【不能在世界裏事奉神】我們從以色列人的出埃及來看，人出埃及是何等的難！因為埃及一直拉·他。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時候，你們記得，法老雖應允壯年人去，但是小孩子和老年人他要留下。這是法老第一次的要求。如果光是壯年人去，把老年人和小孩子留下，壯年人走也走不遠，等一等定規回來。撒但的詭計，總是不願意我們與埃及有徹底的分開。所以摩西在一起頭的時候就拒絕法老的留難。因為你如果留下一樣東西不帶出來，留下一個人不帶出來，請你記得，你走不遠，你也會回來。

你們記得，法老第一次的話，還不只是這樣。在起頭的時候，他對摩西說：你們就在埃及地敬拜，你們就在埃及地事奉神，你們不要到曠野去。以後，又勸他們不要走得太遠。第三次，就提起只要你們壯年人去。第四次，又對他們說，人可以都去，牛和羊要留下。法老的路，就是說：你們要在埃及地事奉神。這是他基本的思想。你們可以作神的子民，但是你們要在埃及作。他知道人如果在埃及事奉神，這一個人就沒有見證。他知道人如果在埃及事奉神，這一個人也得事奉法老；這一個人要作神的僕人，也得作撒但的僕人。

你要在世界裏事奉神，同時你定規也作撒但的奴隸，你還得替他燒磚。所以，他不放你走。就是放你走，也不放你走得太遠。因為只有壯年人去，其餘的人還在埃及，這樣，壯年人定規要回來的。法老相當熟悉馬太福音六章的財寶在那裏，心也定規在那裏。財寶和人是在一起的。他知道如果把牛羊留在這裏，人不會走得遠，等一等，人會跟牛羊跑。但神是要牛羊跟人跑，所以錢要得救。

所以，要出去，就是到曠野。要出去，就得把所有人完全帶去，把所有的財物完全帶去。不然的話，就要都留在埃及，與埃及沒有分別。神的命令乃是說，我們事奉神的人，必須與世界有分別。

【我們的路是在曠野裏】不只你口裏認主耶穌為主，不只你口裏說，我今天已經是一個相信主的人了，這一個見證不夠。你必須從他們中間出來，作一個分別的人，比口裏認耶穌為主的人再進一步。啞巴的基督徒固然作不得，但光說話遠是不夠，你必須與這些人有分別。你不能維持以往的朋友，你不能維持以往的人情，你不能維持以往的關係。你必須看見說，我今天寶貴我在主裏面的地位，我必須遠遠的離開我以往的地位。人要出去，東西也要出去。也許人要說你傻了，但你不要聽他。我今天要從那個地方出來。自從你我作了基督徒之後，你我的路，總是在曠野裏，不是在埃及裏。

以新約的話來說，埃及是代表世界，曠野也是代表世界。埃及是指道德的世界，有道德意義的世界。曠野是指物質的世界，實質的世界。我們基督徒，是在實質的世界裏，不是在道德的世界裏。我們要看見，世界是有兩種：一種世界，是一個地方；還有一種世界，是一個組織。有許多的東西，與這些物質的東西發生關係。這些好看的東西，叫人能夠有眼目的情慾，叫人能夠有肉體的情慾，叫人能夠有虛榮心，這一個是埃及。世界還有另一個意思，就是世界是一個地方，是一個住的地方，就是一個物質的世界。

【要離開道德的世界】我們基督徒今天是從這一個世界的制度、是從這一個世界的組織裏出來。我們今天脫離世界，是指脫離道德的世界說的，不是指物質的世界說的。我們是要離開道德的世界。不是要離開這個世界的地方。換一句話說，我們還是在世界上，但是這一個世界，是一個曠野。

當我們走在曠野的時候，潘湯(D. M. Panton)說一句話頂好，他說：「我活的時候，是一條路；我死的時候，是一個墳墓。」一個人不能停留在路上許多時候，因為是一條路。我如果死了，我不過是埋在這裏。我看潘湯這一句話是相當好。信徒在地上，不過是一條路；死的時候，不過是埋在這裏。就是這樣完了。我們總得與世界的人有分別。每一個信主的人，總得與世界有分別。以世界的人來看，你是在曠野；以世界的人來看，你是在曠野裏的人，你是作客旅的人。他們才是真正的在世界裏的人。

或者引一個比方，我不知道這一個意思能達出來不能達出來。這一個分別的意思，相當要緊。我在英

國的末了一段時候，就是張伯倫用綏靖政策的時候。在慕尼黑訂約之前一點點的時候，我看見人在那裏預備戰爭，挖壕溝築飛機場、造防空洞、他們也發避毒的面罩，他們很熱鬧的在那裏作。

我告訴你們，我在那裏的味道和他們不一樣。我看見他們在那裏預備打仗，我看見他們勸人捐錢，我看見他們訓練守軍。後來簽字之後，有電報來說，字已經簽了，不打仗了，那一天夜裏許多人都不睡覺，大喊大唱那一首平民的歌。但是，我在那裏，只有四個字：「冷眼相看。」他們在那裏熱切的預備的時候，我也是冷眼相看，因為甚麼？因為我是寄居的，我是要走的。我在英國作客旅，我不是英國人，我的心情，完全兩樣。

許多弟兄說：「沒有戰事了，真是快樂。」我沒有那樣快樂，我也沒有甚麼不快樂。打也好，不打也好，好像無所謂。我是一個外國人，我是住在他們世界裏的人，但是他們那樣的快樂，我也快樂不進去；他們那樣的憂愁，我也憂愁不進去；我總是一個旁觀者，我在那裏看看就是。當我在英國的時候，我才真正領會甚麼叫作外國人。他們好，是他們的事；他們壞，也是他們的事，我不在乎。

今天的這一個地的世界，我們是在這裏，我們沒有離開，可是我們是老早出去了。以道德的意義來說，我們不是這裏的人。所以，所有的基督徒，如果不是回頭來看這一個世界，都是錯的。如果不是冷眼的在那裏看這一個世界，都是錯的。如果我們對於世界裏的一切關係、一切事，不是取旁觀的態度，也是錯的。你還是裏面的人，沒有出來。我們應當覺得，好像沒有甚麼興趣，好像沒有甚麼關係。我今天對世界上的人，沒有多少興趣。今天是主留我在這裏，而我個人的關係是沒有了，世界在我身上已經出去。

像我在英國的時候一樣，我也盼望太平，可是不太平也沒有甚麼。我也盼望不炸，如果炸了也沒有甚麼。我不是英國人。有一次，我對一個弟兄說，神救我作基督徒，神沒有救我作英國人。這是沒有辦法的事。神是救我作基督徒，所以我對英國的感覺，是可有可無。也盼望她好，也盼望她平安，可是我的興趣，是在另外那一頭。這是一個比方。

【我們在世界是寄居的是客旅】 初信的人要看見，我們今天就是按·彼得所說的，按·別的使徒所說的，我們在這世界上是寄居的，是作客旅的。以道德的世界來說，我們乃是出來的人了。他們是要把我們留在那裏，你若留在那裏，事奉神就不可能。他們是要我們和他們近一點，但近一點，事奉神就不可能。他們要我們把人留下，把財物留下，但一留下，事奉神就不可能。

【離開世界跟·主走】 所以，從今以後，我們的臉是向·應許之地去，我們與埃及有分別。那一個·重點，那一個分別之處乃是血。是血把你買回來。沒有給血買出去的，是埃及人。沒有救贖的是世人。有救贖的是到另一個世界裏作人。所以，我要脫離這一個世界。

比方：你到鐘錶店裏去買錶，買了錶怎麼樣？甚麼時候有買的事，甚麼時候就有離開的事。我不能買了錶，放在那裏，對老闆說，你用吧！買就是離開。甚麼地方有買的事發生，甚麼地方就有離開的事發生。我今天到米店去買一擔米，這一擔米就離開店，買了就離開。請你們記得，血買了我們，我們就得離開世人。人一被主的血買來，就得往應許之地去。買一個，去一個。沒有買的人不出來，一救贖就出來了。人被買來，不能不跟·主走。我如果被主買了，我就得離開世界跟·主走。

【與世界分別的原則】你們也許就要問我，我們應當從甚麼事情裏出來？甚麼事情算作是世界？甚麼事情我們應當與世界的人有分別？在這裏有五件事。但是在這五件事沒有說之先，要先說脫離世界。第一件事，你們心裏、你們靈裏，必須先出來。人如果想仍在世界裏作人，下面不必說。你就是脫離了一百件事情，而你的人還是在世界裏面，那沒有用處。所以事情的脫離是在後，人的脫離、靈的脫離、心的脫離是在先。

人總得徹底的從埃及出來，與世界分別。不怕人說我們是特別的人。然後我們要有一個原則，在那裏對付。甚麼事情，我應當與世人有分別。甚麼事情，我應當保持與世人和睦；不是故意的與人鬧。在家庭裏，在公事房裏，在無論甚麼地方，我們是要作一個與人無爭的人。在這裏，有幾件事，我們要提起。

【世人所認為基督徒不能作的事】凡世界上的人認為基督徒所不能作的事，你們都得離開。作基督徒，要先從世界上的人作起。世界上的人，對於基督徒個個都定規有章程，個個都定規有程度，你如果連這一個程度都趕不上，你不得了。你作一件事，不能給外教人說，基督徒也作這一件事嗎？如果是這樣，你就了了。你被他指摘一句，你就了了。比方說：你在某一個地方，給外教人碰，他說：這一個地方，你們基督徒也能來嗎？有許多地方，外教人還是要去，你如果說這是不對的，他還是說這是對的。但是你如果去，他要說，你也能去嗎？有的事情是罪；他作他不說話；你若作，他就說話。所以外教人認為不該作的，我們不能作。這是起碼的要求。外教人說，你們基督徒不好作這樣的事，我們就要離開。

我知道有許多的父母不是信主的。他的兒子、女兒信主之後，有的女兒要這樣東西，有的兒子要那樣東西，我就聽見這些父母說：你們相信主耶穌的，也要這些東西嗎？我告訴你們，基督徒的行為，受外教人的更正，是全世界最羞恥的事。亞伯拉罕的撒謊，給亞比米勒責備，是全部聖經最羞恥的事。外邦人撒謊，你也撒謊。外教人認為不該作的事，世界上的人認為不該作的事，埃及人認為不該作的事，我們不可作。我們非有分別不可。

【一切和主的關係不能一致的事】任何的事，要你與主中間的關係不一致的，都得除去。主在世上，是受羞辱的，我們不能在這裏得榮耀。主在地上是被釘像強盜一樣，我們必不可以作一個被人歡迎的人。我們的主，走在地上的時候，被人毀謗說是被鬼附的。我們不能給人說我們的思想最好，人最聰明，最有理性。這樣，叫你與你的主的關係出事情，叫你與你的主相反，叫你與你的主不一樣。主所經過的路，也是我們所需要經過的，所以，一切和主的關係不一致的，都得除去。

主說，僕人不能大過主人，學生不能大過先生。這也是指，對於世界的關係說的。是指，受苦、受毀謗、辱，說的。如果他們對待我們的主是這樣，就不能盼望他們對待我們兩樣。如果他們對待我們的先生是這樣，就不能盼望他們對待我們兩樣。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就有毛病，我們與主中間的關係，就定規有事情。所以，我盼望說，你們在神面前要注意，無論如何我與其他的神的兒女，都應當合起來行走在這一條路上。主在地上是如何的情形，我要跟，走。

你們要看見，跟從拿撒勒人耶穌的時候，是預備受羞辱的，不是得榮耀的。跟從拿撒勒人耶穌的時候，是預備背十字架的。當人第一次看見主的時候，主不是說：看哪！這是何等的榮耀！乃是說，凡要跟從我的，必須背起十字架來跟從我。主在大門口就說這句話，不是到了房間裏才說的。主在你沒有來之先，已經說了，應當背·十字架來跟從我。主叫你來，是叫你背十字架的。我告訴你們，我們的路，就是這條路，你只能按·這一條路來跟從主。主對於世界的關係，就是你對於世界的關係，要保守你與主一致的關係，不能兩樣。

說到這裏，你們要讀加拉太書六章十四節。十字架，是站立在世界和主的中間。因為十字架的緣故，你站在主的一邊。這一邊是主，那一邊是世界，中間是十字架。你沒有法子過去。我們今天所有的態度，對於世界就是用十字架。世界把十字架給了我的主，所以世界就在十字架的那一邊。世界把十字架給了我的主，所以我今天站在主這一邊，我要經過十字架，才能到世界裏去。這一個十字架，是沒有法子越過的。因為十字架已經是一個事實。世界已經給了我的主一個十字架，我的主已經給他釘死在十字架上，我今天是屬乎主的人，站在主這一邊。我如果要到世界那一邊去，我就必須越過祂的十字架。

但是我沒有法子越過祂的十字架。因為十字架是一個事實，十字架是一個歷史。我不能取消事實，我也不能取消歷史。世界是用十字架釘我的主，我不能繞道而行。十字架如果是事實，世界的釘死在我身上也永遠是事實。十字架如果沒有法子取消，世界釘在十字架上也沒有法子取消。今天除非把十字架取消，我才能夠到世界那一邊去。但是十字架在這裏，我沒有法子越過，因為這是事實，我的主已經釘在十字架上。今天，我怎麼說都說不通。我今天是這一邊的人了。

比方說，有一個人，他的父親也好，弟兄也好，母親也好，被人殺死了，今天人來找他講情，他要說，人已經死了，還說甚麼呢？人沒有殺死，甚麼話都好說，人已經死了，就說不來了。同樣的原則，十字架已經在這裏了，還有甚麼好說的！世界已經把我的主釘在十字架上，今天我站在主的一邊，我只能說，世界，你站在你那一邊的地位上來看我，我是釘十字架的；我從我站的這一個地位上來看你，你也是釘在十字架上的，今天兩個不能交通。今天你過來，沒有這件事。今天我過去，也沒有這件事。十字架總是事實。今天還能有話說麼？但我沒有話說。你如果沒有法子取消十字架，你就沒有法子把我帶過去。我如果沒有法子取消十字架，我也沒有法子把你帶過來。我的主已經死了，沒有辦法了。

當你也看見十字架的時候，你就能夠看見說，我把十字架當作誇口。因為就我而論，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這兩個，是站在這兩個地位上，你才能夠明白。無論如何，十字架是歷史；無論如何，十字架是事實。全世界不管怎麼說，都沒有用。你心裏不管怎麼想，也沒有用。你是一個基督徒，是在這一邊，世界是那一邊，中間隔了一個十字架。你一開眼睛，你所看見的，就是十字架，你看不見世界。你如果要看見世界，總得先看見十字架。世界把我的主釘死了，沒有話說，甚麼都不用說。像一個人在那裏生氣似的，你把我的父親殺死了，你把我的母親殺死了，還有甚麼話說！從我的眼光看過去，就是十字架，世界不得過來。

一個初信的弟兄，必須被主帶到一個地步，看見主的情形就是他的情形。有的人，許多年輕的人，要問許多問題，作這一件事，會不會摸·世界？作那一件事，可以不可以？我們不能給他們一樣一樣的講，我們只要給他們一個原則。世界與十字架是相反的，世界與我的主是相反的。所以，你到主面前

去，若心是敞開的，心在神的面前是不剛硬的，你一到主面前，兩個的分別就清楚。

甚麼是世界？甚麼不是世界？你只要一到主面前，就知道了。你只要問一句話說：這一件事，與主耶穌在地上的關係如何？主耶穌與世界上的人，是甚麼關係？只要你的關係，與主的關係不兩樣，就行。你的地位與主的地位不是一樣的，就錯。我們是跟從羔羊的人，羔羊是被殺的。羔羊無論到那裏去，他們就跟・他去(啟十四)。請你們記得，任何的話，都不必說，我們是跟從羔羊的人，因為羔羊是被殺的，我們與主一同站在這一個地位上。凡不是與主一同站在一個地位上的，凡是與主的地位相反的，就是世界，就非脫離不可。

【一切能叫你屬靈生命熄滅的事】甚麼是世界？凡一切的事，能熄滅你在主面前的屬靈生命的光景的，那些就是世界。對於初信的人，你不能告訴他說，這一個也不行，那一個也不行。你如果告訴他們十樣，他們還能夠有十一樣。今天如果有一件事，能夠叫你在神面前禱告不熱心的，這就是世界。今天如果有一件事，能夠叫你沒有興趣去讀神的話的，這就是世界。今天如果有一件事，能夠叫你到人面前去開工出口來作見證的，這就是世界。你不能告訴他們說，這一件也不行，那一件也不行。牌不能打，戲不能看，一件一件的說，是相當的難。

你就是給他們一個基本的原則：凡是不能幫助你禱告，不能幫助你讀聖經，不能幫助你作見證，不能幫助你愛主的心，叫你到主面前去覺得有間隔，需要認罪的，這些都是世界的事。世界就是一個空氣，那一個空氣，叫我冷淡下去；那一個空氣，叫我萎縮了；那一個空氣，叫我愛主的心冷了；那一個空氣，叫我的熱心冷了；那一個空氣，叫我想念、思慕、追求神的心冷下去了。你給他們一個廣泛的原則，凡一切能叫你屬靈的光景，在神面前熄滅的，就是世界。那一個，必須拒絕。

你能夠對他們說，有許多的事，你們也許要提出來說，這一件事是一點都沒有罪的，也算是世界的事麼？有許多的事，按・人看，是頂好的事。但你要知道，不是有罪和沒有罪的問題。乃是說，這一件事，到底是幫助我到主那裏去的呢？還之是叫我屬靈的生命熄滅的呢？你們能看見這一個原則麼？

有許多事的的確確是好的，但是多作兩下，火就不旺了，多作兩下就冷下去了。要認罪，要禱告，不成；要讀聖經，也讀不成。不是沒有工夫讀，不只是佔去了我們的時間，是佔去了我們的良心，叫我們的良心，在神面前軟弱了。我們良心感覺自己有錯，為・甚麼說不出來？良心的感覺，總是爬不起來，叫我讀聖經沒有味道，不是沒有時間，就是有時間，也讀不來。作見證，沒有話說，裏面空了，那些事管它有沒有罪，管它對不對，都叫作世界。一切能叫你屬靈的生命熄滅的，都是世界。

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們要注意，你的地位應當和主是在一邊的。世界的事，會叫你屬靈的情形熄滅。凡能夠叫你屬靈的情形熄滅的，就是世界。你在神面前，必須完全拒絕它，你必須出來。

【一切人事的關係】還有一件事必須提起的，就是人事的關係。任何的社會，任何的社交、來往、宴會，只要會叫我們把燈放在斗底下的，就是世界。任何的社交，會把斗蓋在你的燈上，都是要不得的。像許多的聚會，許多的請客，許多人事上的來往，許多的交誼會，許多的宴會，許多的團契等。

任何的社交，叫你必須把你的光放在斗底下，不承認你是基督徒，讓他們在那裏說，你還得裝・有禮貌，你還得在那裏聽，還得在那裏笑。你裏面感覺壓制，臉上要笑；裏面感覺是世界，外面要表同情；

裏面感覺這是罪，外面要說這是對的，你不能在這一種的情形裏與人來往。許多神的兒女，就是因為社交、人的來往，沒有法子分清楚，你在神面前，你看見人把你逐漸拖到世界裏去。

所以，初信的弟兄，你們一起頭，就得弄清楚你們的地位，你們要有揀選。我們不是故意的不來，我們不是約翰，不吃不喝；我們是跟從主，也吃也喝。我們不是禁慾主義。但是，我們和人來往，我必須維持我的地位。人不能干犯我作基督徒的地位，人只能尊敬我基督徒的地位。就是我站在基督徒的地位上的時候，也許我還有給人說不是的地方，但我必須站在那一個地位上。

如果碰·這一種的情形，你必須給他們看見說，這一種的社交，這一種的交情，是世界。我們沒有法子混在裏面，因為你見證的光發不出來。所以你如果真是要走一條路，是和這一個世界分別的路，你就得注意說，每一次你與人來往的時候，必須是能顯出你基督徒的地位來，才好。如果不能顯出基督徒的地位，總是以離開為妙。因為詩篇第一篇說：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你如果走罪人所走的路，遲早要走到他的地方去。你如果與不敬虔的人坐在一起，遲早你要染上不敬虔。罪惡和不敬虔是傳染的，我們要學習逃避這些事，像逃避病菌一樣。

【軟弱的信徒所認為不能作的事】還有一件事，是神的兒女必須學習離開的，就是凡你所作的一切事，能夠叫良心軟弱的人跌倒的，也是世界。第一件事，我們是說到世界的人所認為不可作的事。現在我們提起，就是最淺的基督徒所認為不可作的事，也不可作。外教人如果說這一件事不可作，你一作，一點見證都沒有。最淺最軟弱的基督徒所認為不可作的事，你也不能作，這是聖經的命令。

不是剛強的基督徒說不能作，是軟弱的基督徒說不能作。事實上，他們不一定對，他們說對的也許錯了，他們說不能作的，也許是不錯的。因為他們良心軟弱，像我從前有軟弱的良心一樣。我不能把他絆倒。他認為你是走在錯誤的路上，你作了，你把他絆倒了。你必須學習走在他面前，像沒有走錯的一樣。保羅說：「凡事我都可以行，但不都有益。」(林前六 12)你就看見說，凡事都可以作，從你的身上看，不是世界的事，但在他們的身上看是世界的事，你為·他們的緣故要不作。因為他們沒有光。

保羅所提起的比方，是說，如果吃肉叫弟兄跌倒，我就永遠不吃肉。這是不容易的。誰能永遠不吃肉？保羅這話不是說不吃肉，特別是在提摩太書裏說吃素是錯的。但是他給我們看見，他肯作到極端。他吃肉不要緊，他不吃肉也不要緊。但是，你自己有數，跟·你的人沒有數。你自己知道，走到那裏應當停，但是跟·你的人不知道，多走了幾步怎麼辦？你吃肉不要緊，等一等，他到廟裏去吃祭肉了，也許去拜偶像了。一步跟·一步下去。初信的人要知道，有許多事情，雖然不是真實與世界有關係，但是因為別人看見這是世界的緣故，我們也得小心。

【從世界出來】哥林多後書六章十七節，主對我們說：「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淨的物，我就收納你們，我要作你們的父親，你們要作我的兒女，這是全能的主說的。」

全部新約，一直到哥林多後書六章，這是第一次說「全能的主」。前面沒有，後面也沒有，就是到啟示錄才有。此外，只有這裏有。你們看見「全能」兩個字何等的特別。這一個「全能」的主，就是「埃兒沙帶」(Elshadia)。

詩歌一百三十首，就是說這一個。「埃兒」是神，「沙帶」在希伯來文裏，「沙」是女人的胸或者奶，「沙

帶」就是有奶。可是在希伯來文中間，沙帶的意思，就是說全有(All Sufficient)。所有舊約的「全能的神」(Almighty God)，都是埃兒沙帶，都應當繙作「全有的神」(All Sufficiently God)。那一個字根是母親的奶，是兒子的需要。雞蛋是雞的源頭，更是雞的糧食。一個孩子需要的就是奶，母親的胸有奶，意思就是你所需要的都有了。一切的供給，都在這裏。這一個字根，是母親的胸，意思就是說甚麼都有了。我們中文聖經，根據了英文聖經，也繙作「全能」，實在更準確的繙釋是「全有」。在這裏，是甚麼都有。

你們如果從他們中間出來，不去摸・他們那些不潔淨的東西，我就必收留你們，我就作你們的父，你們就作我的兒女，這是全有的主說的。你們看見需要全有的主說這一個話。這話不能光光的說。主說：你們為・我離開了那麼多，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關係絕了。不乾淨的不摸，我兩隻手空了。甚麼都沒有了。主在這裏說，當你這樣作的時候，我就收納你們。

請你們記得，感覺到主收納的人，都是與世界分別的人。許多人在主面前，不感覺主是至寶的緣故，都是因為沒有把萬物看作糞土。消極的，沒有把萬物看作糞土，就定規以地上的東西當作至寶。消極的，沒有把萬物當作糞土，就不知道神收納我們，神是我們的父，我們是神的兒女。在那裏，沒有那一個味道，並且不知道說這一個話的人，就是全有的主。你看見在這裏「沙帶」的特別麼？一直到這裏，「沙帶」這一個字才有用。因為我甚麼都丟了，我需要沙帶，我需要一個父，祂是全有的。

所以，就有詩篇告訴我們，當父母離開我，耶和華就收納我。祂是作我的父。詩篇裏又說一句話，當我心力衰殘的時候(詩七三)，主就作我心的力量，主就作我肉體的力量。我告訴你們說，所有的味道，都是從這樣來的。你們必須在那一邊有丟棄，這一邊才能找到。那一個眼睛瞎的人，乃是被會堂趕出來才碰・主。你如果還是在會堂裏，就碰不・主。我告訴你們，我們如果被趕在外面，我們就看見說，有主的祝福在我們身上，這是難得的。

今天就是把這些事情簡單的擺在初信的人面前。你們應當出來，你們才能嘗到主的甘甜的滋味。那一邊一放，這一邊你才能感覺到這一個滋味。—— 倪柝聲《得救之後》